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十月四日 ·每份售四千元·

再版 第三卷 第六期

專論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李純青

第二轉形期的新疆 周東郊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李恭宇

討論

寫在「爲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後面 王澤農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

豫鄂皖陝晉魯形勢略圖（地圖）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張岳軍北巡（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川局近貌（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闢欄

談美國的廣告 仞夐

書評

如是他見 費孝通

讀者投書

共產黨的鬥爭作風

清剿與輪姦

政府對付異己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鎦齡 蕭乾 顧翊羣

共產黨的鬥爭作風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對政治的看法是居中而偏左。對於中國當前的兩大政黨，自然都不感十分滿意，但一向認爲國民黨份子的腐敗貪污，其病若人體之五臟潰爛，雖有良謀，執行無方；而共產黨之過激浮動，雖有時適足僨事，然黨中份子大半純潔，倘能假以時日，從工作中養其風度，則國家之「康樂民主」，或至少「開明」專制，非不可期。故私下每引領瞻往，竊欲以一睹其成就爲快。乃年來居留青島，距解放區近在咫尺，所接觸來自解放區或來往於解放區與青島之間者日多，逐漸發覺共黨作風竟亦與所懸想者大相逕庭。是他們的下級幹部行爲錯誤呢？抑前此所聞所信之解區種種僞爲個人幼稚輕信之空中樓閣呢？本人秉性沉着，自信亦斷非輕信謠言者流，以下所述之事實，皆係將所得資料綜合比較，推斷審度，而後才信其實有或可能有者。

據個人所得消息，共黨自山東戰局稍形不利之後，鬥爭手段，忽然加強。前此鬥爭性質，十九屬經濟方面，即瓜分地主家之地產器物，分予貧民，而最近之鬥爭性質則完全屬政治方面，即將所謂「地主」之父母妻兒（壯年地主多早已逃離來青），當衆擄掠殺戮，名之曰「掃地出門」。所謂地主，範圍極廣，有一村而被鬥爭百餘戶者。（見共黨所辦三十六年八月五日「濱海農村」第二五五期第一版第二條新聞，茲將該日該報附奉呈閱。）鬥爭的方法非常慘酷，一個朋友的親族戚友中凡男性而留家者，除一二人逃來青島外，其餘已殺戮殆盡。屈指一數，即不下一二十人。其中有一個六七十歲習中醫的老頭子被殺的罪名是「給窮人看病時態度不好」。殺戮的對象，即婦女亦不能免。該朋友的一位伯母，年逾六十，既聾且瞶，只因她家是翰林門第，也被拖出用石塊砸死。地主家的孩子們也被兒童團以相同的方式如法鬥爭。據說因孩子們中缺乏圓滑的合事老，所以被鬥的孩子們，就遭遇更慘。總之，地主的範圍無限，有地的是地主，無地而曾作官的是地主，甚至現在赤貧而從前有地的也被目爲是地主餘孽。而凡一沾地主邊沿的，則不特人盡可罵，人盡可打，觀其一般的施政方策，則簡直非直接間接置之死地不可。在平時，地主必須討飯（男女老幼都在內）而一般人則必須不施捨。討飯的人胸前掛一木牌，上寫「吸血鬼」或「寄生虫」等字樣。見人之後必須以頭撞地，大呼「祖宗老爺」不止。如果私下把木牌反掛，或頭不碰地，「祖宗老爺」叫得不起勁，則人人有加以懲戒之權利和義務。我那朋友的最近逃來青島的一位六十多歲的嬸娘，就一直到現在額頭上還隆起多高，據說是磕頭三月留下的成績。以上的事實，說來雖似駭人聽聞，然試一讀他們報上所鼓吹的鬥爭運動，一個女人會因爲怕鬥爭而懸樑自縊，（見共黨所辦三十六年八月五日大衆日報第一五七五期第三版，茲將該日該報附奉呈閱。）殘酷程度，可想而知。

由於上述的事實，我得到如下幾點感想，即：

一．從人道的立場來看，地主不過是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的產物，除開一些地道的惡霸而外，有很多是小生意人經營致富（這所謂富，自然是與大多數赤貧相對而言，其實不過是衣食足而已），即使他們的收入有違正軌，然而他們對這種不義不一定了解，而且至少在舊制度之下並不違法。如果共黨以改造社會爲責任，則沒收他們的財產，除掉他們剝削窮人的資本，即爲已足。倘竟比官廳對付土匪還要毒辣的辦法，折磨他們，甚且進而戮其妻孥，於情於理，未見其平。

二．從利害的觀點而言，共黨這種鬥爭方法，對他們的爭取政權，也似乎有害無益。先前的經濟鬥爭，多少使窮人們得點好處，自然還有籠絡之意。至於最近的政治鬥爭，則鬥人者雖可以快意一時，然被鬥者也不乏良善人家，過分的把他們作踐蹂躪，很多誠樸的窮人，心裏也往往看不下去。尤其這種鬥爭情形，經逃青的難民傳佈之後，大大的削弱了原來開明份子對共黨的好感。這種人心下的大損失眞是非旦夕所可彌補！

三．從鬥爭以及其他若干共黨設施的作風來看，他們並不在實行民主，或至少沒有實行民主的意向。鬥爭清算的發動，都是由幾個幹部幕後主使，如果窮人有替地主講情的，立刻受到懲戒。反之，如果有人在鬥爭時特別賣力（即多打多罵），則幹部們也立刻予以青睞，名之曰「進步份子」。所以鬥爭政策推行的結果是：樸訥的漸流沉浮，狡黠的乘機得勢。這種少數牽綫多數作戲的極權作風，分明和民主背道而馳。由蘇聯的先例看來，中共一旦執政之後，恐怕這種手段也只有變本加厲。

四．鑑於以上所得的結論，則各黨派聯合政府事實上既不可能，而國共內戰結果，無論那一方當政之後，也必不能予自由份子以抬頭餘地，若是，則當前的自由份子，究應取何種行動以避免將來的極權統治？

五．現在一般開明人士，往往不懼生命危險，對當前政府痛加批判者，這種精神當然可佩。不過共產黨缺點亦多，乃不聞諸君子有一詞之貶（黨報的漫罵自然不算），是否諸君子也有偏私？或是因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竟不敢冒「落伍頑固」之大不韙呢？個人以爲敢冒身體上之摧殘迫害，固爲勇者，敢冒精神上之孤獨敵視，非衆人之所謂是，其神勇尤不可及。倘共黨果有可批判之處，很希望諸君子也能不斷發言，嚴加批評，萬一他們有聞過知改的雅量，也許本文所述解放區種種，將來能有改進，此亦國家之大幸。

外附「大衆日報」及「濱海農村」各一份

賈生　九月十七日　青島

清剿與輪姦

編者先生：我是蘄春的一個小百姓。自共軍從皖省竄入鄂東後，人民席捲逃避，日盼國軍速來清剿。其後國軍正規部隊將臨，共軍逃竄他去；當國軍一隊隊軍開過時，當地人民一種眞摯的歡迎情緒，非言語所能形容。於是又紛紛扶老攜幼，輕挑重擔，回到原來所住的地方，大家以爲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不再受兵災了。

豈知「以暴易暴」，慘禍又如天外飛來！凡是清剿國軍經過的村落，都留下了慘不忍聞的罪惡痕跡！姦搜竟成了家常事！他們（清剿國軍）每三個一陣，五個一羣，以拉伕爲名義，乘機在每個老百姓家裏搜索女人，尋找貴重財物。百姓若表示一點反抗，即以非人類的慘刑對之。如距漕河約四十里的分街路地方，一家只有婆媳兩人，當他們發現媳婦的時候，便勒令老婆婆退出屋外，實行獸性行爲。婆婆爲了想監護媳婦避免遭受非人類的姦辱，未肯退出，終被一粒子彈結束了她殘餘的生命。其媳則被七人所輪姦。該地附近有一十七歲未婚少女因逃未速，被十一人輪姦後，身受重傷，兩日後即奄奄死去。三家店有一分娩剛交三天的中年產婦，亦遭輪姦斃命。其他如清水河、高山舖、劉公河等地方附近農村裏，幼女少婦被姦汚的被強迫帶走的，其數已達數十人。丈夫因維護妻子避免姦辱而致命者約十餘人。至於重要財物的搶刼搜括，房屋傢具以及農作物的

（下接十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四千元。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第六期
三十六年十月四日

訂閱辦法
國內：三個月十二期　平寄：四萬元　掛號：五萬元　航平：五萬元　航掛：六萬元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八萬元　掛號：十萬元　航平：十萬元　航掛：十二萬元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廣告價目　每期銷行二萬一千五百份
封底　全面：三百萬元　半面：一百七十萬元　1/4面：九十萬元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純青

我們要忠實於波茨坦宣言。宣言對日本政治所指出的原則可歸納如下：

（一）日本國內
　　消極的　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
　　積極的　民主自由
（二）對外　保障和平

最後目的在建立：「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

以下根據條文，加以闡釋。第一，我用「日本法西斯主義」是爲方便計，宣言裏面沒有這種名詞。宣言第六點（即第一條條件）說：「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蓋我們堅持非將負責之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的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這一條前段，簡單說，應剔除的是領導侵略的中樞及各種力量。「妄欲征服世界」是侵略，「威權」是中樞，「勢力」是各種力量。合侵略的威權與勢力而言，就是後段所說的「黷武主義」。這黷武主義，在這次大戰中，可以法西斯一詞概括之。但這裏有一問題，上面指的是對外侵略，法西斯在萌芽或潛伏時，對外侵略的形式並無蹤象可尋，我們允許未表現爲侵略的法西斯在日本生存嗎？不，波茨坦宣言第十點後段曾規定：「日本政府必須把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活及加強的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與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重視，必須成立。」這規定是對國內的，國內「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礙」，應予消除。法西斯是獨裁而不民主的。因此，在消極方面，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就有三個目標了。（一）領導侵略的「威權」。（二）領導侵略的「勢力」。（三）民主的障礙。我們必須根據這三個目標，來解決日本政治的實際問題。首先遇到的是：什麼是「威權」？沒有別的解釋，「威權」就是

天皇

在法律上，舊日本憲法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他是統治者。第三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他兼有政治與宗教的權威。實際政治他也負責。對美英宣戰是他頒布的詔書，「中國事變」的軍事行動及重大決策，都經他裁可。據近衛日記，太平洋大戰爆發前，裕仁天皇在御前會議備問：「若日美戰事發生，陸軍確信若干期間可以結束？」近衛所「最感痛心」者爲「統帥權問題，政府毫無發言權。能同時抑制政府與統帥部雙方者，惟陛下一人。然而陛下……」從這些話中，可證明裕仁並未反對對美開戰，而他，只有他，能反對戰爭。假如說，日本政治是君主立憲的虛君制度，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御前會議，裕仁天皇何能決定「結束戰爭」？八月十四日御前會議，又是他親自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對方（盟國）已答覆，應即認爲滿足。」他不但宣戰時是「威權」，到了打敗辦和時還是「威權」。日本天皇的地位與威權如此，難道可以逃避侵略戰爭的責任嗎？

再說，日本的侵略哲學，日本主義的精神基礎，也是以天皇爲中心的。日本主義，對內說，日本是一個家庭，天皇爲家長。對外說，由亞細亞主義，發展爲東亞協同體。在軍部，就成了「八紘一宇」的皇道派。由上原元帥起，到荒木，眞崎，柳川，這些少壯軍人都自謝爲皇道派。無疑的是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版。一切神秘力量，都以封建的天皇爲威權。這種威權，卽侵略的根源，在統治階級看來，甚至比國家還重要。據木戶日記東條下台時，近衛在重臣會議席上說過：「我以爲左翼革命，比戰敗還要危險。戰敗尙可保持皇室國體，革命則不然。」所謂皇室國體就是天皇制。保存天皇的重要性超過一切。爲什麼呢？因爲它在日本是最高無上的威權。無論如何，他是日本的希特勒，第一次大戰的威廉第二。希特勒戰死柏林，巴黎和約規定「德國承認前皇威廉第二，須受國際高等法院審判。」爲什麼獨獨裕仁天皇在日本戰敗後尙可高踞寶座，逍遙法外呢？

其次我們該說領導侵略的勢力，一般以爲侵略勢力就是軍閥。不錯，軍閥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權，常常對外冒險盲動，但這種見解僅看到現象，沒看到本質，領導侵略的勢力，應該是

軍部，財閥，官僚與政黨

我寫過：「須知軍部所樹立的大旗是天皇，天皇是封建的象徵，又是大財閥。須知財閥，特別是新興財閥，事實上教唆軍部從事戰爭，並爲軍部極力撑腰。戰爭的眞正「主謀」，乃胚胎於財閥的利潤。……天皇及財閥，不可能是軍閥下面的一枝一派，他們同是帝國主義的主人。」我强調財閥是領導侵略的勢力，證據很多，這也可謂社會科學的常識。請看僞「滿洲國」建立以後，「滿洲」是誰的天下？爲什麼本莊主義要讓位於鮎川義介？事實十分明顯，軍閥侵略是爲財閥打的天下；不得財閥支持，對外大戰是不可能進行的。不但親軍財閥如此，親軍財閥如鮎川義介的日本產業會社，森矗昶的鍊鋼業，野口遵的化學工業，中島知久平的飛機工廠產業，南進的石原廣一郎等，都直接經營着販賣「死人」的事業，無不用軍需景氣而致暴富，他們不僅支持，而且教唆着軍閥發動戰爭。就是所謂舊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大倉……等，「九一八」以後，也全變了參加軍事生產了。三菱重工業，製造飛機，軍艦，坦克，是日本最大的軍需工業，其力量壓倒任何新興財閥。三井也差不多。住友的鍊鋼，鍊鋁，及化學，爲軍事服務，都十分著稱。大倉則本是軍火商人。淺野造船，鍊鐵，化學均有雄偉的力量。新舊財閥才眞眞是侵略的「勢力」，沒有這種「勢力」，林銑十郞敢由朝鮮「越境」進入東北，第五師團敢由越北「越境」進出越南嗎？沒有這種「勢力」，「九一八」，「七七」以至太平洋戰爭，能層層爆發，時爲慣技嗎？

尋常觀念我們是原諒財閥，可憐官僚與政黨的。這觀念是錯誤的。先說官僚，田中隆吉寫一本暴露日本內幕的書曾說：「應作人民公僕的官吏，變成了軍屬化，他們對軍部，怕得像老虎一樣。但是，幾乎支配國民生活全部的經濟實權，都操在軍屬化的官僚手裏。」所謂官僚軍屬化，不是說這班人沒骨頭，對軍部卑躬下賤；主要意義是日本政治龐大的軍僚機構，都在爲戰爭服役，它組織並支持戰爭，執行統治任務，保護後方安全。這軍僚機構，自然也是侵略的「勢力」，沒有這種「勢力」，日本國內的反戰與革命，就會發展起來。大部分官僚，是出身於「既成政黨」的。這批所謂「黨人」，被十手所指，大家罵他們朝秦暮楚，全無氣節。但我們不應從「氣節」來瞭解政黨問題，須知日本的既成政黨都是代表地主和財閥的，爲地主財閥的利益而對外侵略，他們有何理由不贊成？政黨與軍閥的差別與矛盾，只是侵略的程序與領導權誰屬問題，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惟其一致，所以變來變去，都擁護並參加戰爭。來往民政黨與政友會之間，無所謂；把政黨解散，參加「大政翼贊會」，也無所謂。其實這個無氣節正是有氣節，因爲他們畢竟盡忠於戰爭，徹頭徹尾沒有改變或反叛。就是標榜社會主義與階級立場的社會大衆黨，一到戰爭，也便倉猝聲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第六次黨大會採用新政綱，放棄階級立場，轉變爲國家主義的政黨，而積極擁護侵略了。實在沒有方法證明戰時日本的「既成政黨」，不是領導侵略的「勢力」之一。只要看一看歷屆議會所通過的議案，其「協讚」領導侵略之罪，就可以定讞了。

以上分析領導侵略的「勢力」。根據波茨坦宣言，領導侵略的「威權」與「勢力」，都是必須永久剔除的。至於第三項「民主的障礙」，範圍很廣，好在宣言第十點下段就是註脚，民主範圍已劃定爲：「言論宗教與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重視」。讓我們來查看一下吧，那些東西「障礙」了如此程度的民主？說來話長，障礙民主是整個社會體系，絕不是幾樣東西，最基本說，與民主立於相反地位的有二：（一）封建勢力。（二）法西斯獨裁。先說

封建勢力

日本資本主義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一九二七到三六年十年間，關於日本社會性質的論戰，一般承認「講座派」的解答是正確的。該派野呂說：「日本

雖有高度發展的支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然而半封建的生產關係還很強固地存在着」。因爲明治維新，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與封建勢力妥協的。其結論爲：「日本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一九三二年五月共產國際給日本共產黨的「關於日本的形勢與日本共產黨的任務提綱」，也說：「日本是特殊的帝國主義國家。怎樣特殊呢？日本的權力體制，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第一、天皇制。第二、地主的土地所有。第三、獨佔資本主義。」因此，該提綱指出。日本革命有三大任務：(一)打倒天皇制。(二)掃除寄生的土地所有。(三)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三個任務，提綱說：「和別的國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是一樣的。」故日本的革命性質，是「具有強力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日本國內的實際情形，封建關係確實存在，臣民對天皇，佃農對地主，女人對男人，低於殖民地工銀的勞動者對資本家。以及財閥的「血緣」結合，階級身分的森嚴，都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日本民族性也與此封建有關，服從與秩序，勇敢與「切腹」，都建立在封建的基礎上。障礙民主最大的就是這個封建勢力。它壓迫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美濃部博士作「天皇機關說」，罪犯天條，講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河上肇，被送進牢獄。它也壓迫宗教自由，明治初年許多佛教寺院受了毀壞，基督教也受攻擊。日本統治者排斥外來的宗教，提倡國產的神道，大興神社，作爲日本主義的精神基礎。與天皇合，「祭政一致」，天皇就是亦人亦神者。正如野坂參三所說：「天皇有兩個作用：第一、日本的封建專制獨裁政治機構（或天皇制），是以天皇爲首，爲中心而組成的，在制度上，天皇握有絕大的政治獨裁權。第二，作爲一個「神的化身」在人民之中起着半宗教的作用」。這個特殊的絕對的國體，正是封建的神秘主義，但我們應該指出，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封建勢力，已與

法西斯主義

結合起來了。事實上天皇就是法西斯最高及最後的獨裁者。軍部利用農村的封建落後，建築起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性，即軍事法西斯的基礎。一切法西斯團體，都帶着封建的神秘主義，像「愛鄉塾」、「神兵隊」、「血盟團」、「五一五」以至「二二六」事件，無不陰陽怪氣，充滿了封建色彩，也就是封建與法西斯互爲表裏，天皇，軍部，及大小政治團體，通通法西斯化了。

民主主義是反封建的，這次戰爭即是反法西斯獨裁的。反封建的民主，本來是內政的事，聯合國不應干涉，也不能恩賜。但是日本的封建勢力，已變成了侵略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就不能不干涉了。因爲障礙日本民主的東西，同時也是國際安全保障的障礙，所以必須消除——消除這侵略的根源。

以上是說消極方面的。根據波茨坦宣言，上舉領導日本侵略的「威權」「勢力」，及民主障礙，應予剔除，當無疑義。在積極方面。我們很難臆列日本民主該如何如何，只有按照一般民主的原則與常識，要求日本作必要的改革，但其改革的成效是否眞實，則非一時所能判斷。民主思想的灌輸，習慣的養成，是需要長期的。被動的服從，或主動的口是心非，這種僞裝的民主，不但無用，且有後災。這且按下不提。盟國對日本要求民主，應先說明目的，我們並不是要「奴役日本民族」，而是要建立「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新秩序，」

保障遠東的和平安全

這個目的決定了我們管制日本的分寸，我們不干涉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但其自由意志，應以不再起侵略爲界限。波茨坦宣言第十二點規定：「盟國佔領軍撤退」，應在「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之後，這兩句話連綴起來就是說：自由意志成立的政府，必須是「傾向和平」，「不能夠傾向戰爭。」這「和平安全」，不是對日本片面的要求，盟國之間也信誓旦旦，互相約束。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四强普遍安全宣言，說「必須保證迅速而有秩序的從戰爭過渡到和平，且須建立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日本人曾討論過一個問題，「假使日本被侵略，怎麼辦？」我們可以安全宣言第六條答覆：「戰事終止以後，除非爲實現這個宣言並經過共同商議，他們（指中美蘇英四國）不得在他們的領土內使用他們的軍事力量。」對軸心國家，只有在其國內發生違背「接受條款」的行爲時，纔受到四國「共同行動」的干涉，否則，其和平完全，也受盟國保障。

處分日本政治的原則，約爲上敍。然而實際，兩年來日本在美國單獨管制之下，爲着符合美國在遠東的戰略要求，一切措施，並未按照波茨坦宣言辦理。關於這類事實，是太多也太明顯了。美國要把日本造成反蘇基地，據說，日本飛機場都已修復，並在擴張。日本空軍由去年十一月起，已分別受美軍集中訓練。戰爭氣息非常濃厚。在日本統治階級，暨一般人民，都懷抱着對戰爭再投機以求出路的心理。至於消滅法西斯，建立民主，做的盡是等因奉此的表面工作。野坂參三最近還說：「我們固然歡迎和約能早日簽訂，但日本政治確實去民主尚遠。」因此和會第一個任務應爲

審查美國的管制工作

麥克阿瑟元帥是以盟軍最高統帥的身分去管制日本的。盟國本來可以通過遠東委員會參加管制的意見，但麥帥對遠東委員會的意見與建議置之不理。故在原則上，盟國對現在所造成的日本狀況不能負責，並有權加以審查與清算。認為違背波茨坦宣言的，我們要全部推翻，從新做起。例如麥帥的傑作——今年五月三日發生效力的「日本國憲法」，這就不能承認。批評這部憲法在本文是個贅累，我想借用柏夫斯涅一句話便夠了。「這一部修改的憲法，和上世紀下葉所製訂的前一部憲法，極少不同之處。」假使我們承認美國包辦的管制旣完成，譬如承認這部憲法，那麼天皇的權位，反動的官僚政治等等便無法再予清算了。他如財閥的解散，土地的改革，在麥帥手下，都是在敷衍，甚至欺騙，實際完全沒有解決問題。假使我們承認它，日本封建勢力與法西斯主義，就被保存下來了。

針對這一件事實，根據上面的論據，我覺得對日和約的政治條款，應包括下列

幾個原則

（一）廢除天皇制。如上所述，天皇制是日本政治的中心問題，是領導侵略的「威權」。爭執的意見在「天皇」與「天皇制」不同，也就是「天皇」這個肉身，應當作宗教處理。日本投降後，是年九月十二日，麥克阿瑟元帥說：「日本天皇實際上是個兩重人物——現世的支配者和宗教領袖。佔領軍將不干涉日本人民宗教的信仰，讓天皇仍為他們崇拜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領導者。」我不同意這個見解，關於天皇的宗教部分雖為事實，但其宗教（事實並沒有一個天皇教）性完全建築在政治之上，而且是建築在封建的法西斯的政治之上。離開政治，並沒有獨立的宗教。現在麥帥處理這個問題，是利用着宗教自由，掩護法西斯政治。因為現在的天皇還是干預政治的，其「威權」普及全民，不僅支配他的教徒而已。我們要把宗教與政治徹底分開。假使日本需要一個天皇教，而其教義不包含有侵略的毒素，應以宗教的形式組織起來，選舉他們的教主。不可把教主與政治領袖混為一體。其次，裕仁天皇本人，對一切侵略戰爭所負的刑事責任，該付盟國遠東軍事法庭公正審判，懲治其戰罪。

（二）懲辦財閥，禁止經濟集中，預防財閥復活。關於經濟部分，當另論之，這裏僅指政治上對財閥處分。麥帥太寬大，一般人也有點忽視，這完全是錯誤的。柏林會議處分德國就注意到解散托辣斯問題，其第十二條：「在可能範圍內，德國經濟應早日分散，以消滅目前經濟力量因加迭兒、辛迭加、托辣斯、及其他獨佔辦法而造成之過分集中現象。」現在日本財閥則頗受優待，在一級戰犯中，沒有一個是財閥。重要財閥如鮎川義介，列二級戰犯，且已於最近從巢鴨監獄假釋出來。柏夫斯涅說的對：「得到絕大戰利品而在承製軍火大發其財的財閥，是日本侵略的動力。」我們對這「動力」，絕對應予消除。

（三）曾任侵略政府的官吏，依其等級，分別多少年限，禁止其再任官吏。麥帥的公職追放，範圍太狹，結果，現日本政府還是一個官僚獨制，一羣官僚在把持政治。

（四）禁止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結社。曾經協助侵略的各政黨，不得在人的要素與地的要素類同的條件下，組織新黨從事活動。現在事實是：所謂自由黨、民主黨、社會黨、就是以前政友會，民政黨，社會大衆黨的化身，他們利用舊有的選舉地盤，加上金錢的壓力，壟斷着人民的自由意志。這是違背民主原則的，而且是法西斯的潛在力量，不可不予以消除。

（五）和約應規定一個相當長期為再教育日本的時間。因為消滅侵略思想，非咄嗟可辦的事。根據波茨坦宣言，這個期間，顯然還要盟國軍隊繼續佔領，即繼續管制日本。宣言第七點說：「直至這樣（指和平安全與正義）新秩序成立時，及至日本製造戰爭的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的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的指定，必須加以佔領。」簽訂和約能說「新秩序」已成立嗎？能說「製造戰爭的力量」確實可信已經「毀滅嗎？」我們當然是否定的。宣言第十二點說：「上述目的達到，並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後，同盟國軍隊當即撤退。」根據這條規定，在繼續管制期間，目的尚未達到，也不能承認日本政府已傾向和平及可以負責。因此，同盟國軍隊不能撤退。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也必須等到繼續管制行將完了時再決定之。

（六）為確保遠東和平與日本安全，為最後的目的，即「新秩序」，和約不但須規定對日本再起侵略盟國有共同防止的義務，而且要保證不侵略日本，即不得利用日本基地及人力物力作戰爭之用。

啓事

本刊 第一卷上册 第二卷上册 合訂本在重印中，一俟重印裝竣後，當再通告。

第二轉形期的新疆

周東郊

一 該如何觀察新疆

新疆問題的觀察者們各有各自的觀察角度，由於觀察角度的不同，所得的結論也各異，但自北塔山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却能從國內各大報的社論中找到共同的結論，即他們對於外力或多或少，雖有抨擊，却都能反求諸己，即認為新疆問題發生的原因解決它的責任應多由自己來負担，這個共同的結論是正確的。

當然，新疆問題不是單純的地方問題，它有背影，有外力從中作祟，我們可以列舉許多事實，也可以提出許多證據。但這對於解決問題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其原因不僅在我們國家的實力與國際地位自勝利之後已日益衰落，即在為國家邊疆定千百大計上講，單看重外交而不注意自身的改造，也不會澈底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們觀察問題固不妨從許多角度出發，但最要的應把握住其中心，這中心的把握須排除感情的濫用，理智地權衡那一事件在問題中佔的分量重，在問題中能够起決定作用。

近百年來在新疆曾發生過多次變亂，每次變亂都有外鑠作用，存乎其間。但如果沒有內部原因，外鑠是無能為力的。帝國主義者之武裝侵略他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製造事端，直接進攻，如日本之侵佔我東北；一種是挑撥其他國家間的民族感情與關係，資助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來反抗該國的主要民族，造成無休止的變亂，而坐收漁人之利，如蘇聯之侵略伊朗。被侵略的國家如果遭遇到的是第二種侵略方式，除了于修明內政，衆圖實力之外，主要地應該協合國內各民族，使侵略國家無隙可乘。

新疆是中國的民族最龐雜的一省，而且各有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滿清當年收復該地，所持的是武力，以後雖於政治上用過工夫，但中國的政治是建在封建基礎上（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建在封建基礎上的政治既免不了行政上的脫節，更不會克服官場中的貪污。譬如乾隆年間於新疆設扎薩克與伯克，承將軍或大臣的指揮、監督來治理部衆。這種制度雖够不上民主，但就時言事，清廷以一部治權交與地方人民，未始不是因為地方民族複雜，欲以此制度在政治上多收到些效果。但官場的貪污把建置這個制度的初衷破壞了，扎薩克與伯克竟成了將軍、大臣與胥吏們的剝削人民的汚手，我們固不能籠統地說二百餘年間，理邊大吏沒有一個潔身自好的，但像中國的政場，潔身自好的官也只能潔身自好而已，欲以一人之力撥清全局，簡直似緣木求魚。因此二百年來，新疆的統治者在人民的記憶上刻下一部汚史，這部汚史培植起人民對統治者恐懼、屈服、仇恨之感（在平時）與叛亂、戕殺之行（在亂時），而總起來講，即人民對統治者決不信任。尤其是盛世才近十年來在新疆所欠的血債，不是三年五年所能清償的。

外力在今天能在新疆部份人民中發生影響作用，能够把握部份人民來執行其策略，因即在此。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我們觀察新疆問題，應把眼光着重在自己的身上，亦即新疆的民族問題——也可以說政治問題是今天新疆問題的中心。不能解決這個中心問題，國家若無實力，新疆固然終有一天要易色，就是國家有實力，也不會使其金湯永固。

二 民族問題的微細處

民族問題的大處、要處，前人都有精彩的論述，用不着再重複。民族問題的微細處則很少有人注意，而此微細處適足以形成民族間的永遠對立，不易解決。

從歷史上觀察，一個包含若干民族的國家，其內部各民族間總不易開誠相見，總免不了大小衝突。過去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的爭衡，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不協調，都足以說明這一點。至於在美國，一直到現在，白人與有色人種還是互相歧視。此種現象的造成，除了一般政治原因、經濟原因及其他語言、習慣、宗教信仰原因外，一個國家內的主要民族，無論他們所受的教養高低，心理上總存有自尊觀念，此種觀念稍一歪斜，便會變成驕滿。蘇聯是現代世界上以執行民族平等政策見稱的，但大多數俄羅斯人，雖經過布爾塞維克黨的洗禮，仍不免有意無意流露出對其他少數民族的輕視或賤視。至於一個國家內的

少數民族，由於歷史事實與已身在國家中的作用及文化、生活等關係，從來存有一種怕人瞧不起的心理，此種心理稍一歪斜，便會陷入神經過敏，對自己國內的主要民族之一言一行都感到其別有作用。譬如過去一般漢人稱維吾爾人爲「纏回」，「纏回」這個名詞對維吾爾人並無輕視之意，不過彼時國人對西域的智識太淺，以維族人的生活中之特徵來稱呼他們，這恰如國人過去稱歐美人爲「洋人」一般，我們不能說每個呼「纏回」、呼「洋人」的人，心裏都存有輕侮維族人、歐美人的心意，但維族人聽到「纏回」這個稱呼，立即感到這是漢人對他們的輕侮，而歐美人聽到「洋人」這個稱呼，不過只感到中國人之可鄙愚昧而已。一樣以民族特徵造出的代名詞，而接受者的觀感迴乎不同，原因便在維吾爾人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而歐美人則是自稱爲世界上的「優秀民族」。這種小節看起來好像與民族關係無太影響，但有時卻成爲民族間不能合作的基本原因。

但反過來，現代史又給一國內的民族關係以新的啓示，卽一國內的少數民族想掙脫祖國而超然獨立是不可能的。以國家爲單位的鬥爭雖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並未稍易，列強爲鞏固其國際地位，其戰略與政略的範圍非常廣泛，一個弱小民族或沒有實力作後盾的國家或地方，如果被強國劃入其戰略或政策的範圍，則該弱小民族或弱小國家想以中立來支持其獨立絕不可能。舉例講，朝鮮民族被日本壓迫了五十餘年，日寇崩潰後，在那方面講都應恢復自主，但一直到現在還處於美蘇兩大強國控制之下。至於歐洲的一般弱小國家，過去被德國法西斯滅亡或統治的，戰後非被英美指揮，卽陷入蘇聯的鐵幕之內。這些弱小民族與弱小國家爲自己之獨立與自由，曾不斷作英勇鬥爭，但剛掙脫甲的枷鎖，乙或丙的枷鎖又扣了上來。外蒙在民初曾假帝俄的力量，抗拒中國，以後又借蘇聯的力量，成立人民共和國，現已正式脫離中國，宣告「獨立」，但他的「獨立」不還是變相的蘇聯附庸？

現代人總被歷史教訓得聰明些，取捨之間不似過去的盲目。一國間的民族對立在微細處講，實不易盡除，但少數民族之掙脫祖國的後果，少數民族本身卻不能不考慮，這二者是矛盾的，因此矛盾，在今天的新疆，有民族對立，也有民族的向心力，從伊變到今天，新疆已走了三年的途程，問題不能根本解決，但問題也未十分擴大，其關鍵便在此處。

三　新疆的民族主義者

弱小民族爲了解放自己所走的路線不只一條。純持自力，以古代義士的心理起與壓迫者對抗，但盡天職，不計事功，像朝鮮過去的正義府組織與安重根一類的刺客，在新疆還沒有。以鮮明的政治標幟，在民間進行宣傳與組織工作，爭取羣衆，培植實力，遇有機緣，卽發動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如辛亥革命時之中國國民黨，在新疆也沒有。新疆的土著人民在現代所走的歷史多少是與時代隔閡的，不只是地理環境限制了他們對時代的認識，卽其本身文化與經濟生活也阻滯了他們取得解放鬥爭的知識與擴張自覺的意識，因此略具系統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新疆土著人民中還未克形成。他們感到被壓迫，怎樣來擺脫這壓迫，一般人只注意到「力」上，這個「力」着重於武裝，而未着重於人民的組織的意識。在新疆個別傑出的民族主義者不是沒有，如現在的省主席麥斯武德，遠在三十年前便在伊犂從事教育工作，想從啓發民智來蘊育革命思想，但他只是一個人，這一個人被揚增新放逐後，其事業也就隨之傾頹了。

在新疆過去曾有過多次人民暴動，但我們如果仔細檢討一下，暴動起後，暴動者本身很少注意到組織與意識統一工作，而只在武裝行動上用工夫。其次暴動的領導者於稍得勝利之後，便肆意胡行，他已經不是爲人民工作的人，而是假暴民之力肥己的人了，他只想高踞在人民的頭上，甚至宣布自己爲「帕夏」（回語「帝王」），因此人民在暴動政權下所遭際的並不比在漢人政權下所遭際的好些。譬如二十二年在南疆攻佔喀什的鐵木耳，其隨意殺戮維族人，比起「太平」時代的漢人官吏還兇殘十倍。這些人只是草莽英雄，够不上稱爲民族主義者。

盛世才統治新疆十餘年，這十餘年是新疆的轉形期，曾蘊育出一些新的人物。第一類是被新社會科學洗禮的維、哈等族青年，去歲參加政府的伊方人士如賽福鼎、阿巴索夫是這類青年的代表。我們與其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毋寧說他們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這類人感到自己民族被壓迫，但他們把希望整個寄託在第三國際的身上。在迪化三十三年春破獲的「遊擊案」與三十四年五月破獲的「暴動案」，從被捕者的供述中都證明了這一點（註一）。他們是想依倚外力，進行組織與宣傳，他們都年輕，不能忍耐，對自己的民族有熱情，對自己的前途有幻想，但他們卻沒有自信力，於是從自己所受的教育中，認定了惟有依附外力纔可以迅速實現理想。第二類是從伊寧暴動中走出的人，這類人非常複雜，有的完全是政治投機份子，有的是窄隘民族主義者或宗教家，有的是草莽英雄，有的是共產主義者。事變後伊方的政治舞台曾一變、二變、三變。最初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政府，其內部之代表者爲宗教家，窄隘的民族主義者與草莽英雄。他們有本事發洩胸中積憤，有辦法進行武裝鬥爭，但在行徵組

織、政治活動上却弄得一團糟糟。革命是一個機器，需要技術專家發動它，並把它開走，被封建思想封鎖的人們是不能勝任的。許多伊寧暴動的參加者，不久已腐化了，暴斂橫征，為個人的財富前途打主義。有的人則佩上月星章、將官章，招搖誇耀。因此和平談判成功後，上述的一批人便次第被清除了。這些人我們與其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毋寧說他們是被伊寧事變導演者暫時為配合環境而運用的人。和談時出現迪化的阿和買提江在伊僞中並無顯要地位，但是他有政治經驗與鬥爭技術。伊方幕後的進攻新疆路線既有轉變，這類人便被應用了。阿和買提江這一批人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他們的一切言行都聽命於幕後人物，在整整十個月的和談中，每次遇有難決的問題，他們都到××領館去，而第二天，不是有新的意見提出即有解決方案的擬定，他們雖有民族意識，但寧願把民族命運寄託在他們信仰的主宰的身上。一年來伊、塔的地方情況與伊方在全疆的活動，說明了他們所着重的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在以反漢人的口號來煽動並組織土著人民，準備「再革命」、「再流血」，把新疆變成今天的外蒙。因此我們說今天的伊方人士還够不上純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政治活動，主點不在拯救新疆土著人民，而在變革新疆的政治機構與新疆的色彩。第三類是現在的新疆省主席麥斯武德與秘書長艾沙等一流人，他們都是突厥主義者，對於新疆所經過的歷史存有憎惡感。這些人在中央曾居留有十餘年，但中國的政治未曾使他們滿意，中國的國勢未曾引起他們的依賴心。他們都不是平凡人，有社會經驗，有政治認識，也有鬥爭技術。三十四年他們隨張治中氏回到故鄉來，很想在這個機會中給自己給新疆的土著人民造一個新的局面，亦即至少使新疆成為一個自治區，一個實質上不受中央軍事政治干涉的高度自治區，把新疆省改為突厥省或突厥區。但是他們對於外力的看法與伊方人士不同，因此受到了伊方人士的反對，這種反對逐漸啓發了他們依賴中央的心理，他們的政治主張與活動也一易再易。在目前，他們是以不脫離祖國為原則而盡量地為土著人民爭權利，尤其是爭福利。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着重在教育、文化、經濟建設上，想用這個來爭取廣大人心，這些人可以說是較純的民族主義者。

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在新疆今天從事政治鬥爭的人，很少有純民族主義者。我這裏所說的純民族主義者，是指以民族解放為主要目的的人。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運用外力不是不應該，但這只能作手段用。如果其目的在歸屬外力，則已失掉民族解放的意義，對民族本身沒有什麼利益可言，亦不可能在人民中建立起信仰。

四　兩個轉形期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不難了解伊寧事變發生的原因與最近二年來新疆的大小變故。在新疆有民族對立，有政治壓迫，有外力覬覦，但是還沒有足以促成現代民族運動的條件，沒有被壓迫史創造出有鮮明政綱與羣衆信仰的民族主義者，新疆土著人民沒有自己的甘地或胡志明。因此，外力成了伊變的發動者，但是外力僅能把「革命」的機器發動，而不能把它開走，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能把它開走的人。

伊變起後，伊方的政治口號是推翻漢人在新疆的統治，建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他們是想用這兩個口號把「革命」機器開走，但他們的企圖是失敗了。原因便是我在本文第二節所講的，新疆土著人民對漢人沒有好感是事實，但十餘年來的血的教訓已使人民不肯輕易向不可知的空地上邁脚步。伊變中的「英雄」們如艾尼，如艾立漢吐烈，在人民中是陌生的。人民很容易通過他們看到另外的黑影，而此黑影在不久以前曾殘殺過南疆人民，曾把和闐的三十六師官兵屠光（註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給他們帶來的是禍是福，不易確知，生活在這樣的封建社會裏的人，是不願向他們的生活靜流投下石子的。伊衆變民的軍事勝利是許多原因促成的，其中很少有民衆歸趨的成份。三十四年迪化危急時，單就軍事講，伊方是處於有利地位的，不過當時的國際環境阻礙了他們涉馬瑪納斯河，因此改取了和平攻勢。和平談判成功，伊方人士參加了改組後的政府，從此時起是新疆的第一個轉形期，政治爭衡自此以後成了主要節目。

轉形期以後的新疆情況，在政府這方面，是事事容忍，事事退讓；在伊衆那方面則步步進攻，步步強橫。當時的政府領導者張治中。確是想一洗過去歷史的積垢，以新的心地，新的政治與新疆各族人民相見，在張氏的心中可以說沒有一點詭譎，他眞是想在新疆建立起民主政治。不過有一點與伊方的企圖基本矛盾，即張氏要保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新疆自治也好，高度自治也好，伊塔阿三區特殊化也好，但決不允許其他各區步伊、塔、阿三區的後塵，而致中國的政權在新疆失陷。

在政府這方面是想從說服與給人民實惠上取得人民的擁護，同時認眞執行和平條款並推行民選工作以取得伊方的信任。但久已渙散的行政機構不易整肅也沒有良策整肅；而千百年來的民族成見已沉澱成牢不可破的觀念，不是短期的說服工作可以化除的。當時政府之擾容維吾爾人是對的，但一般人不了解這

個，維族人受優容而益囂張，其他民族對此則指責政府懦弱，結果竟釀成了自已營壘內的步伐不協調。就政府講，所採取的是政權防護；政權防護，主要條件要自己的機器健全，不一定在於把它開走，而在發動後各各齒輪都能互相配合，動轉無滯。當年史大林與托羅斯基的鬥爭，許多條件是利於托羅斯基的，但史大林有防護政權的策略、技術與運用這策略、技術的本領，托羅斯基的集團終於瓦解。在今天新疆，政府有防護政權的策略，而缺乏技術與運用它們的本領，因之政權還在飄搖之中。

在伊犂這方面是想在政府控制的地區擴大宣傳與組織工作，建立起人民對所謂「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信仰，另方面則設法阻礙政府的建設工作，破壞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但無論是阿和買提江抑或阿巴索夫等人，並不能成為多數人民的信仰中心或崇拜偶像，同時他們的過分煽動與破壞工作，使一般愛好安定的人與他們遠離，他們的策略的挑撥工作與不自量的驕滿作風，使一般漢回人民對他們由恐怖變成憤怒，尤其是他們排斥哈薩克人，把自己當年的有力盟友迫成了他們的敵人。就伊方講，所採取的是對政權進攻，政權進攻的主要條件是在渙散對方的力量，把握各階層的可能友人，認清環境，不魯莽邁一步，尤其要了解大多數人民的要求與心理，把自己表現成確是在走大多數人民想走的道路。當年列寧之進攻克林斯基政府能夠成功，便是他了解俄羅斯人民已被對德戰爭苦惱到極點，他提出了停止對德戰爭的口號，大部沙皇軍隊及人民與若干政黨便都轉到他這一方面來，克林斯基當時的實力並不太小，但他執迷了用對外戰爭鞏固自己，結果失敗了。在今天新疆人民所企望的不是東土耳其斯坦主義，不是三民主義，也不是選舉權，而是安定，而是有飯吃。

伊犂方面的無視現實，結果發生了本年的二二五事件，從此時起第一個轉形期乃開始動搖。三月，張治中自京返迪，依然進行說服工作，他確沒有偏袒某一方面，他不但希望伊方放棄挑撥破壞工作，同時也在訓導他的部屬：站在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立場上愛護少數民族，諒解部分少數民族的暴行，因為這暴行是若干年漢人統治者所造成的，大家應該忍耐，應該從建設上來改變人民的心理。四月間他與阿和買提江等人出巡南疆，歸來後，中央發表了任麥斯武德為新疆省主席的命令。

在策略上講，伊方似乎應該設法影響麥斯武德這一集團的人，但阿和買提江是想把自己建立成新疆土著人民的信仰中心，同時觀念上又以為麥斯武德等人決不會和伊方走同一的道路，於是盡力組織反麥斯武德任主席的運動，並企圖運用省參議會會議把中央的命令否決。伊方為了在省參議會中占多數，曾從各地派來若干未依法定程序選出的省參議員，並在迪化拉攏無所謂的省參議員，（此一鬥爭經過相當複雜，本文為篇幅所限，讀者可以參閱七月份大公報刊載的張紫葛君的「一葉知秋」與觀察二卷二十一期迪化通信），省參議會終因雙方鬥爭白熱而流產，和平「合作」的局面眼見得已不能維持了。

而恰在此時發生了北塔山事件。北塔山事件在迪化並未被擴大宣傳，但鬱悶已久的反伊情緒却借此被若干人士變相地發揮出來。有的人竟把烏思滿形容成義士，把哈薩克人形容成衛護新疆的力量，把蒙古人批評得一文錢不值。這對狹隘的伊方人士刺激已非常大，接着政治鬥爭益趨明朗，像阿和買提江一類缺乏政治修養的人不但承受不了，就是其幕後人物也以為這樣下去，對伊方已毫無利益可言。於是六月末發生了吐、鄯、托等地武裝暴動事件，暴動的組織者是吐魯番縣長阿布都熱合滿（留蘇學生，係經阿和買提江保薦而出任縣長），這這個暴動結束了第一個轉形期。截至八月十二日阿和買提江不辭而別，八月二十六日賴希木江撤退，伊方的人士全部都回伊犂去了。從去年七月一日到現在，短短的一年間，由於種種原因，政府與伊方的合作不但未曾實現，且連表面的維持都不能繼續下去。

伊方人士全部撤離迪化後，張治中曾發表了兩篇重要文件，第一是已由大公報轉載的「正本清源」，第二是「致伊方函」（要點已由中央社發佈），這兩篇文件是張氏的心腑話，非常沉痛，因為內地報紙有的已經刊載，無庸引證。張氏還希望伊方人士能夠回來。

一直到現在，政府尚未獲得伊方的答覆。轉形期後的迪化，表面上呈現穩定，伊方的工作人已潛入地下，維文新疆日報也一改過去攻擊政府的態度。在南疆，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領導者阿布都克里木拒絕到迪化任副主席，新任專員吳買爾接任後，地方情形好像漸趨平靖，但是我們不相信新疆問題就會這樣不了了之，尤其是值得一述的是蘭州和平日報八月廿八日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駐迪化蘇領事館關於喀什建捕反動份子之致我方之照會，已於廿二日以照會覆之，態度極為嚴肅，內容除歷數伊方種種破壞及反動之事實外，緒語並有「新疆情勢之好轉，決定於中蘇整個關係也」等語。』

五　新疆的前途

新疆的前途果真決定於中蘇整個關係麼？

在很早以前蘇聯便把新疆看成了他的戰略與政略外圍，這是事實；但一直到今天蘇聯決沒有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無論中蘇關係惡化到何種程度

，蘇聯是不會正面出兵進據我們的領土的。

三十五年和平談判之能够成功，除了張治中的容忍，是蘇聯在當時願意造這成個局面，今天伊方撤離迪化當然還是他的主張，如前所述，阿和賀提江等人是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說蘇聯會決定新疆的前途。

在目前，蘇聯對新疆只在控制，還不肯冒大不韙用軍事把它奪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蘇聯很清楚，目前中國的政治情況不會把新疆拖出軌道，因此正面的軍事進攻是沒有必要的。而且我們歷考蘇聯對外關係史，他從未會輕于傾擲自己力量，他永遠把政治高置於軍事之上的。

決定新疆前途的，仍在我們自己。

我估計，伊犂方面人士不會再回迪化來，而以特殊化的三區與政府對峙。二年來伊、塔、阿三區非常貧困，這三區的人口總數不過五十五萬餘人，在其貧困情況下，不會冒軍事上的危險來進攻政府區。而政府這方面，國事如此，當然也沒有出兵三區的決心，可能彼此以瑪納斯河爲界，有個相當的對峙時間。

在對峙時間內，伊、塔、阿三區被伊方嚴密封鎖，內部且有殘酷的特務統治，政府想到他們的區裏進行宣傳或組織工作是不可能的。反之，政府控制下的各區將不免仍有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的活動，伊方將以此來繼續組織點的暴動，使政府控制區得不到安寧。

第二個轉形期內，政治鬥爭仍將佔主要地位，如果新疆的軍政各部門認眞協助麥斯武德，使這位機關手能够運用這盤政治防守機器而不感棘手，各項給與人民實惠的工作得慢慢展開，遺傳的統治態度得漸次消除，純正的民族主義者得於人民中培植起來，則伊方終會失敗的。不過我們就過去的新疆情況看，這種企望未免過奢，但這却是起碼的企望。

如第一節所述，今天的新疆問題的重心依然在民族與政治上，誰能在人民中培植出民族主義者，使人民與部屬對前途有信心，有鬥爭熱情，有統一意識，誰能不說空話，認眞解除人民的苦痛，並從人民眼中剷除盡以人民汗血自肥的人，淸除盡以封建思想下臨人民的人，誰便會成功。

第二個轉形期後的新疆依然未脫離殘酷的政治鬥爭階段，點線的暴動不足懼，所怕的是不能把政權防護的機器毫無滯礙地發動。

至於我們全國和平與建設的實現，對邊疆保衛與發展的關係，人均能詳，不再贅述了。

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註一）三十三年春迪化破獲以軍校維哈族學生爲主的反政府案，這些青年們的信仰中心均在「力」的象徵之某方，其首領經常與某方往還，已組織遊擊隊，欲乘機起事，故一般人稱此案爲「遊擊案」。該年冬因此案被押的經政府全部釋放，但他們出獄後仍繼續與某方聯絡，準備三十四年五一起事，多數又被逮捕，從他們的供述中，某方對他們的積極發動武裝攻勢，並不贊同。這些人於該年冬經政府大部釋放，餘二十餘人於和平談判功成時釋放，均赴伊犂。

（註二）二十六年夏據地和闐的馬仲英線部（卽三十六師）出兵喀什、阿克蘇、與省軍對抗數月，最後從烏什入境的柯爾克斯團斷了馬軍的後路，纔把南疆局面穩定下去，柯爾克斯團一時雄據喀什、和闐。維民被慘捕屠殺者約有二萬餘人。三十六師，除代師長馬虎山逃入印度外，其餘官兵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被集體屠殺於鴿子塘（墨玉皮山間），洛浦東戈壁等處。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李恭宇

我國地方財政到了今日，可說快要走到山窮水盡的境地。自從三十五年六月六日中樞宣佈：戰後財政收支系統改訂爲國家、省、縣三級制以後，地方財政在通貨惡性膨脹與財源窄狹的聯合壓迫之下，始終表現着捉襟見肘的窘迫狀態；不論省級或縣級，無不處於一種垂死的困難情況中。我們試一檢視各省去年或今年的收支預算，其中可以勉强均衡的預算單位，眞是百不獲一。此種嚴重情形的繼續存在，對於國家前途可能發生如何的影響，實在令人不敢想像。

筆者茲根據手邊收集的資料，對於我國目前地方財政的主要病態，作一綜合的分析。

先就收入方面說。戰後各省收入預算中唯一値得重視的特徵，卽是「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所產生的後果，在地方財政本身方面，乃顯露着高度的收入短絀與艱苦的羅掘運籌；在地方與中央的財政關係方面，又引起了不合理的補助制度與倚賴性的極度增高。茲將上列兩種情形，分述如后：

第一、收入的短絀　在省級財政收入中，依照卅五年財政收支系統修正案的規定，僅營業稅五成與田賦二成，爲最可靠而合法的財源。田賦僅及戰前三分之一，營業稅原來全部歸省，今亦僅及戰前二分之一，而新稅率又係按照營業總額征收百分之一•五，相當於過去的一半。此外，屠宰稅，契稅及烟酒牌照稅改歸縣有；特種營業稅列入貨物稅範圍，改歸中央課徵。戰前省方「烟酒附加」與「鹽斤加價」等財源，均予裁閉。省級收入經過如是一次大規模的支離分割，自然不免感到異常拮据；尤以過去在營業稅中佔大部份的特種營業稅如浙江省「錫箔稅」的改隸，更其使省財政收入感到萬分短絀。收入有限，支出膨脹，省財政將何以求收支的均衡？試以江蘇省爲例：三十五年度下半年，收入約一、〇六九千萬元，支出約一、三六七千萬元，收支相較，不敷差額達三十億元之譜。三十六年預算，歲入三三、五一〇、三三三千元，歲出七二、一七〇、三三三千元，收支相較，不敷差額當在四百億元以上。又如江西省卅五年度不敷達五十九億餘元，雖經裁員減政，力事撙節，仍有廿二億元之鉅。三十六年度據云當在一百廿億元以上。又如浙江省卅五年下半年收支對照表所載：收入爲八、三二七、五〇〇千元，支出爲一四、三三五、四二九千元，不敷差額約在六十億左右。由此足見戰後省財政陷於如何的一種困苦狀態。

縣級收入卅五年修正案與卅年修正案相較，增加之稅收計有土地稅五成、契稅全部與營業稅二成，減少之稅收計有田賦附加全額、土地陳報後正附稅溢額、遺產稅半成、印花稅三成。增減相抵，戰後縣財政收入雖然稍有增加，然而在支出迅速增長、物價急劇上揚的條件下，縣理財者運籌的困難情形，恐遠較戰時爲尤烈。例如浙江省各縣（市）卅五年度下半年重估結果，計收入爲六五、二五二、二〇九千元，支出爲九二、三一〇、四七〇元，不敷差額爲二七、〇五八、六一〇千元，除在賦谷增價與鄉鎮學校經費另籌外，尚不敷一百四十餘億元。又如安徽省三十五年度下半年，入不敷出約五十餘億元。由上列各項數字觀察，戰後縣財政處境如何，不言可知。

第二、仰賴中央補助　地方財政收入的短絀，乃造成戰後地方倚賴中央的不合理、不正常的財政關係。依照卅五年七月一日公佈財政收支系統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各上級政府爲求所轄各區域間，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保育救濟等事業之平均發展，得對下級政府給與補助金。但事實上目前此項規定，已成爲各省縣請求中央給予補助收入，以爲解決入不敷出的財政困難的依據，而其補助款項的支用，目的既在彌補不足，均衡預算，自不受平均發展上列事業項目規定的約束。

補助制度就財政理論而言，確爲一種促進全國經濟平均發展的良好辦法。英國施行財政補助制所產生的優異成績，便是一個事實的證明。但是目前我國地方財政的請求補助，目的既不合理，用途又不符規定，其結果除了增加中央理財的困難與引起地方政府的倚賴心理外，絕對不能發揮補助制度的性能，而獲得良好的效果。戰後地方財政補助數額的龐大，實在令人驚異，現在此種不正常關係尚在繼續擴張，誠不能不感到無限的憂慮。三十五年度核定的收支預算表，計有江蘇等二十四省，南京等五市。收入總額爲一、〇一八億餘萬元，支出總數爲二、五九五億餘萬元，收支不敷約一、五七八億餘萬元，概由中央補助。三十五年度十二月份各省市員工生活補助調整，爲額計一百六十四億餘萬元，亦由財部追加補助。同時西南各省市免賦部份，計省級一百廿二億餘萬元，縣級一百一十四億餘元，亦由中央支付彌補。總計三十五年度下半年，中央補助地方款項，爲額當在一、八六四億元以上。龐大數字，對於中央負累殊重。根據前節分析，三十六年度省縣支出愈益膨脹，則需要中央補助的數字，將較去年爲尤鉅。似此不合理現象，如不速謀改善，地方財政將求陷於不可自拔的深淵。

以上爲收入方面的情形，其次就支出方面而言，我國財政支出的不合理，自始迄今，未嘗稍變。地方支出在民三十財政收支系統改制以前，主要特徵約有三點：即債務費的累積，行政費的龐大，與事業費的極其微弱；換句話說，就是所有人民血汗的輸納，都用爲官吏俸祿的消耗，對於社會福利的增進與地方建設的發展，毫無所用，在民三十實行二級制以後，債務費雖已剔除，但在新縣制之下，行政機構逐漸擴大，行政費反較以前更爲膨脹，而事業經費則處於極不重要的地位。這就是說，地方財政支出的主要途徑，仍然趨於消費的或不生產的道路走，並未轉向改善社會生活，增進國民經濟的方向。抗戰結束以後，由於內戰的繼續擴大與社會治安的不甯，地方財政支出除了保持上列特徵以外，尚加上一個鉅重的保安支出負担；因此，地方財政除了對人民進行種種的苛擾而外，實在找不着其他有利的設施。茲將我國目前地方支出的內容，分析如下：

第一、行政與保安經費的過於龐大　我國過去由於政局不甯，內亂未已，行政保安二費，在我國地方財政中佔絕對優勢，已成爲數十年來不可否認的事實。三級財政收支系統制恢復以後，此種現象，甚至變本加厲，繼續增長，在歲出縣額中所佔百分數，較之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地方行政經費的激增，主要原因在於幣值猛跌，物價劇漲，公務人員除薪俸以外非有額外津貼不能

維持生活；同時，戰後復員事繁，行政機構的擴大亦為助長因素之一。地方保安經費的膨脹，主要原因不外內戰的延續，以及戰後地方秩序的尚未恢復。二者合併起來，即充分表現我國政治的無能，社會的混亂，與人民生活的陷於水深火熱。根據江蘇省三十五年度「歲出單位預算事業別總計表」所示，生活補助費支出居各項支出的第一位，佔支出總額分之六二。八二三；保警支出居第二位，佔百分之二二。一一二；教育文化支出居第三位，佔百分之七。〇三六；行政支出居第四位，佔百分之三。四二一；經濟建設支出為額最尠，不過佔百分之一。四五三。

上面所列百分數，顯然告訴我們：

（一）保警支出佔支出總額三分之一，足見社會秩序混亂，全省處於一種非常的局面；

（二）行政支出合生活費支出，共佔支出總額百分之六六。二四四，足見行政經費的龐大，超過歲出預算一半以上；

（三）教育文化支出實際上亦僅系一種教育行政經費，以如是微薄的數額，對於教育設備與改良，為効殊鮮。

第二、事業經費的極其微薄。通常所謂地方事業，不外「教」「養」二項，故事業經費即指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保育救濟等項支出而言。此四項支出，對於國民生活及社會福利關係極大，自應配予相當的款項，然而事實上由於行政保安二費在預算中所佔比例的過大，事業經費自不能不有極度的緊縮。

我們知道：財是經濟建設的原動力，是地方事業的源泉。支出的錯誤，常常就是建設路線的錯誤。過去我國地方政務之所以遲遲未能納入正軌，事業經費的微不足道與預算編列的不合理，實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為了促進國民幸福與改善地方政治，事業經費在今後的地方財政支出中，實在不能不有他度極量的擴增。

目前各省的省縣預算中，上列四項事業經費，可說完全等於一種點綴的項目。試以江蘇省三十五年度「歲出單位預算事業別總計表」為例，除教育文化支出為如前節所述而外，經濟及建設支出不過佔支出總額百分之一。四五三，衛生支出佔百分之〇。三三九，社會及救濟支出佔百分之〇。六五三。四項合計，總共不過佔支出總額百分之九。四七八。江蘇省地方民生向稱富裕，而戰後災情亦較他省為烈，但其支出情形尚屬如是，其他各省地瘠民貧，事業經費的微薄，更而想知。

總之，收入的滯塞與支出的不合理，實在是造成今日我國地方財政紊亂的兩個主要因素。最近朝野呼籲救濟地方財政的聲調，日形高張，而財部亦有將營業稅全部收與土地稅全額劃歸地方征收的擬議（見八月十三日新聞報），同時政院週來亦曾有調整縣級財政、充裕地方財源的通令，雖然調整的辦法筆者屬稿時尚未看見發表，然而一月來政府的種種措施，已經充分表現中樞對於地方財政的注意與重視。不過，筆者認為：在內戰與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地方財政已經顯露着岌岌不可終日的狀態，挽救地方財政的危機，應從根本着手，決對不是表面的改進所能奏效。同時筆者需要提醒政府：地方財政的紊亂，即是地方政治的腐敗源泉，也就是中央財政失衡的主要原因。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後面

王澤農

本刊三卷三期所刊李克佐等八先生寫的「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擬用生產農場的辦法，應用農業最新技術，實施機械耕作，以改進中國兩千多年默守陳法的農業，並同時舉辦鄉村工業，吸收新式農業剩餘的人力，並為中國工業儲備技術工人，作為農業國家渡到工業國家的橋樑。最可貴的是李先生等，認為農場不是機關，農場內一切的人員都須從事生產，掃除舊日我國公私營農場的積弊。而且這種生產農場除生產外，又是研究機構，也是推廣機構，

它會將知識份子，以農人的身份與農民切實聯繫起來。這樣不特農業改進有辦法，而且農業教育，農村建設都有辦法。本來，今日的農村建設應配合國家工業化，生產農場也爲工業化奠定了基礎。正如陳衡哲先生所說：這是經過研究與討論的一個成熟方案，李先生等願意犧牲自己，不取薪水的在農業上苦幹一番，這是令人非常欽佩的。

不過成功的條件畢竟不是僅有好的計劃，和有人願意苦幹就完全圓滿。現在是等待政府和社會人士協助的時候了。政府與社會人士有效的協助，不僅是這計劃的成功，而是農業的出路，知識份子的出路，整個國家的出路。李先生等希望政府的是：第一，配借土地；第二，保障工作；第三，給予農貸。希望望社會人士的是，第一，租佃農地；第二；給予貸款；第三，精神援助。下面就這幾點，筆者貢獻些意見，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夠採納而切實執行，另方面希社會人士在可能範圍以內來參加並協助這工作的完成。

先就農地來說。關於農地的取得，目前倒不是困難的問題。根據戰前的統計：魯、晉、豫、冀、陝、蘇、皖、贛、鄂、湘、川、粵、桂、浙、閩、遼、吉、黑、新、寧、甘、青、熱、察、綏、滇、黔等廿七省的荒地總面積爲八六五•五七三•五八五畝，其中雖有自然條件不良，不宜於耕作的，但能夠耕種的當然仍不在少數。根據戰時我們在江西七年間的調查，僅後方五十六縣可墾荒地則有四三〇•二四三畝。此外，戰爭結束，我們發現敵我前線，因經過八年經常的炮火的摧殘，人民無法居住，因而荒棄的肥沃土地，爲數也還很多。如南昌、高安、湖口，德安、瑞昌、永修、奉新、安義、新建、靖安十縣的調查，總計這種荒棄土地，便有三三六•一九〇畝。這種土地的自然條件都是很優越的，因爲這些地方，戰前都是肥沃的熟地，但因戰後人口的銳減，耕牛農具的損失，以致迄今勝利已屆兩年，仍然無法復耕。這種農地的利用，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就中還有好幾處，我們經過多次的調查，都認爲非常滿意，對於農業機械的利用，也頗合宜，如永修的張公渡、復興圩，瑞昌的楊柳湖，每處都在一萬畝以上，土壤肥沃，自然條件均佳，實堪開墾利用。這樣的情形，不僅江西如是，其他各省當然也不乏類似的事實，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些荒地，無論何人，只要是屬於中國籍的，都是有權取得的。根據民國卅五年四月修正公布的土地法第一百廿八及一百廿九條，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或爲自耕農戶，或爲農業生產合作社均有承墾的權利。而且根據第一百卅三條的規定，承墾人自墾竣之日起，無償取得領墾地的耕作權，繼續耕作滿十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至於地權爲私人所有因戰爭影響荒業無法復耕者，依照土地法第八十九條，政府有令所有權人限期使用之權，其逾限未經使用者，政府有收贖招墾的義務。這是我們從事農業的人，有權請政府執行法律的。

除公私有荒地的使用外，正如李先生等所希望，便是社會人士的私有土地的代耕或租佃。根據我們在江西幾年的經驗，這可能性也很大。就南昌附近來說明，從戰爭勝利結束的時候起，我們便擇災情特重的南昌縣第六區作了一次調查，當時荒田地總面積計有五萬餘畝。可是經過一年的復員工作後，我們再在同一地區，作第二次的調查，在這一年中荒地復耕的數量雖然很多，可是繼續荒蕪的，除零星分佈小面積的不計外，大片荒地可以方便機械耕作的，在這第六區內還很多，如該區淡溪鄉一處便有二千八百餘畝，該區沙埠潭鄉一處有一千七百餘畝，新邨、萬舍兩處共五千三百餘畝。這些地方離江西省會很近，且在撫河，南臨公路，贛粵公路，浙贛鐵路附近，交通極爲便利。復員時所獲各方面的救濟物資，如農舍、耕牛、農具均特多，而土壤又極肥沃，可是一年努力復員的結果，仍然遺留下大量的荒地。其他比較偏僻的地方，當然可想而知了。上面還不過是從耕墾數量言，如果再從已復耕的田地作進一步的考察，這些田地表面上雖已綠油油長着作物，可是，因耕牛的缺乏，農具的缺乏，人力的缺乏，耕作得非常粗放。過去，在戰前每畝可出四担稻子的田地，現在，在戰後，還沒有一半的收獲。這些，不論是荒地或已耕地，對於地主都有很大的損失。如果我們能用機械深耕，未耕地可以不致繼續荒蕪，而且已耕地也可增加生產，這增產量不僅比目前粗放耕作的田地爲大，且較戰前集約的耕作所獲尤鉅。這樣，耕作的人願意依法交租，對於地主必然是有利可圖的。除非土地所有權人頑固愚蠢，聰明的地主是一定樂意和李先生等合作的。

，其次再就工作保障說，李先生等對於政府的希望是：「除正式的田賦外，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同時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爲軍隊破壞。」這是一個合理的而且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只要政府能執行他自已的法令，這要求是很容易滿足的。因爲使用的如果是荒地，政府是早有優待辦法的。不特要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就是正式的田賦也應免繳。根據土地法第一百卅三條：墾荒完竣的土地，得由該管市縣政府酌予免納土地稅二年至八年。在江西墾荒還有單行法，根據民國卅五年五月公佈的江西省公有荒地承墾規則第十五條：承墾人自取得耕作權之日起，准免納地租五年，第六年起，由縣政府征收地租，租額以不超過該土地正產收獲總值百分之十五爲限。如荒地所有權屬於私人，在同年同月公佈的江西省墾殖事業推進辦法第七條又另有規定：便是可墾的私有荒山荒地，得依法由墾務處强制所有權人租與開墾的人民，其租額不得超過該土地正產

收獲總額百分之十五，並自開墾之日免繳五年。其次，此項荒山荒地亦可由墾務處强制所有權人出賣與開墾的人民，或由墾務處向所有權人出價征收，再行照價分配墾戶，以上兩辦法所定地價，由墾戶分期於收獲後支付所有權人或償還政府，其支付或償還年限並規定不得少於十年。此外，在同辦法第八條，對於以上兩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得免繳土地稅五年至八年。在民國廿七年以迄於今，在江西從事開墾的人，不特依法免繳土地稅，而且兵役及其他一切攤派都完全免除。所以，從這樣看來，李先生等的要求不僅合理，而且也是合法的，只要政府切實推行法令，便不會給李先生等以失望。

以上是就使用荒地而言。如果土地是向私人租佃，而且耕種的又是熟地的話，照李先生等自已的意見，願意照樣交租。不過，在今天佃農的受剝削，耕地地租的不合理，是很值得注意的。李先生等旣願意犧牲一切來爲中國農業探求出路，是不應再受不合理的地租的剝削的。這一點，很盼望賢明的地主們，應該有個覺悟，將其過份的租額自動降低。根據土地法第一百十條，地租不得超過法定地價的百分之八，約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八者，應比照法定地價百分之八減定之，不及法定地價百分之八者，依其約定或習慣。從這條法律，地主們也應該知道過份收租是違法的。其次，生產農場是一個試驗，所以租地時應該有一個較長期的租約，其年限至少五年，足供生產農場一個長時期的試驗。

至於軍隊的破壞，是政府應該切實的予以嚴厲的取締的。自從抗戰以來，軍隊的風紀無庸諱言的是一天比一天壞，尤其是對於他人的物權及私人事業的不尊重，實在令人痛心。生產農場是一件煩重的試驗工作，不特李先生等抱着絕大的希望，就是關心農業的人們也一樣希望着牠的成功的，如果不幸的一旦被軍隊所摧殘，這不僅是摧殘了一個農場，而且是很可能摧殘了中國農業的一條出路。

關於經營農場的資金，李先生等所希望的是，政府的農貸和社會人士幫忙接洽比較長期的貸款。先就私人的貸款來說。在今日的情形下，應用私人的貸款，其利率的高昂，頗令人不敢嘗試。其次，因爲農業資金的週轉比較遲緩，尤其是所謂長期貸款，頗不能引起一般有財富的人們的興趣。因此，私人的貸款，尤其是長期的，比較難有確實的把握。這樣，我們便不能不仰求諸政府。根據我們的經驗，政府的農貸，倒不是沒有希望，而且利息很低，對於經營農業的人，倒是重要的協助。不過，今天的農貸辦法，其必須改善的，至少有兩點：第一，貸款的數量太少，頗有杯水車薪之感，令人覺得毫無辦法。所以，希望今後辦理農貸的人，對於各項貸款計劃，應該切實審核其所需要，不要隨隨便便一律予以折扣。其次，今日的農貸，自從申請到核准，再從核准到領款，其間所需的時間，時常會在一年半載以上。這樣，縱然款貸到了，也仍然無濟於事。因爲物價的飛漲，會令原來計劃所需的款額，超過了預算數十倍。不特如是，農業的工作是有時效的，如果貸款的延遲，失却時效，這貸款的運用也就只有等待來年了。這些缺點，對於農業工作的影響非常多。尤其是李先生等冒着艱險作生產農場的試驗和中國農業出路的試探，萬不願因爲這些農業技術以外的事招致意外的失敗，因此希望政府辦理農貸應該特別注意。

最後，正如李先生等所希望，筆者也盼望社會人士，對於這新的事業予以精神的援助。中國的農業改進已經是幹了近三十年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顯著的成功。最大的原因是由於知識份子和農民不能打成一片，農學和農業脫節。生產農場對於這卅年來的錯誤，至少是可以糾正的。這新的事業將是知識份子和農民間的橋樑，農學和農業間的一條通渠。（編者按：自本刊三卷三期刊載李克佐先生等的文章後，各地讀者，已有多人來函，表示同情幫助。詳見上期本刊編者報告。）

（上接第二頁）

任意破壞，種種慘毒形狀，更不勝枚舉。

這就是國軍「清剿」的功績，也就是蘄春人民的悲慘命運！我們已經沒有眼淚了，我們只有怒火。

王　威　九月廿六日　湖北蘄春

政府對付異己

編者先生：八月中旬，四川省政府在成都召開了一次專員會議，各地專員均皆列席。從會議開始到結束，有兩件最最重要的「仁政」提出來：第一就是加緊徵實，以應軍用；此舉是政府要解人民於「倒懸」，乃决心戡平「匪患」；本是爲了人民，人民豈能不盡其義務？這道理有如星月之明，誰敢言其不當！如有，則必爲某方張目無疑。第二件涉及到治安問題，因爲有一位特殊人物——四川省特委會主任總書徐××出席致詞，宣佈政府的意向，希望各區專員會後所最應注意的事情莫如消滅異黨。除共產黨之外，另舉了三個黨派：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這三個黨派的上層份子，政府現在所採的政策是暫時容忍敷衍，其餘對中下層份子則不必客氣，只要發現，不問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殺勿論！格殺後再加以「匪」的名義，以掩人之耳目；切不可於無意中暴露了被殺者的黨派背景云云。

在徐××講完話之後，特委會主任委員徐××出而强調徐××的談話，說是徐××的談話是完全代表政府的，你們（各專員）儘管殺，就是殺錯了，本人（鄧氏自稱）負全部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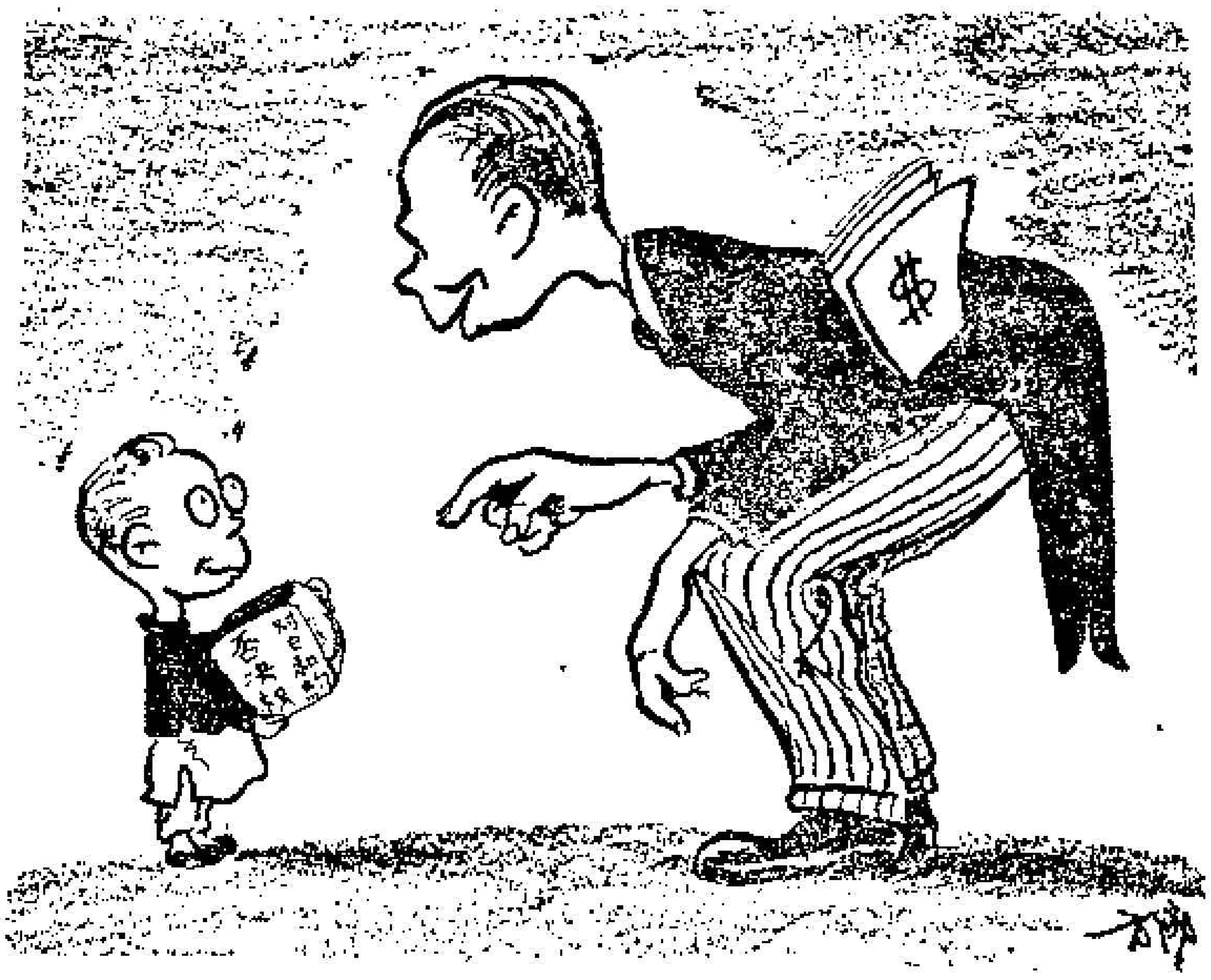
夏　誠　九月十六日　成都

「歐洲仲夏夜之夢」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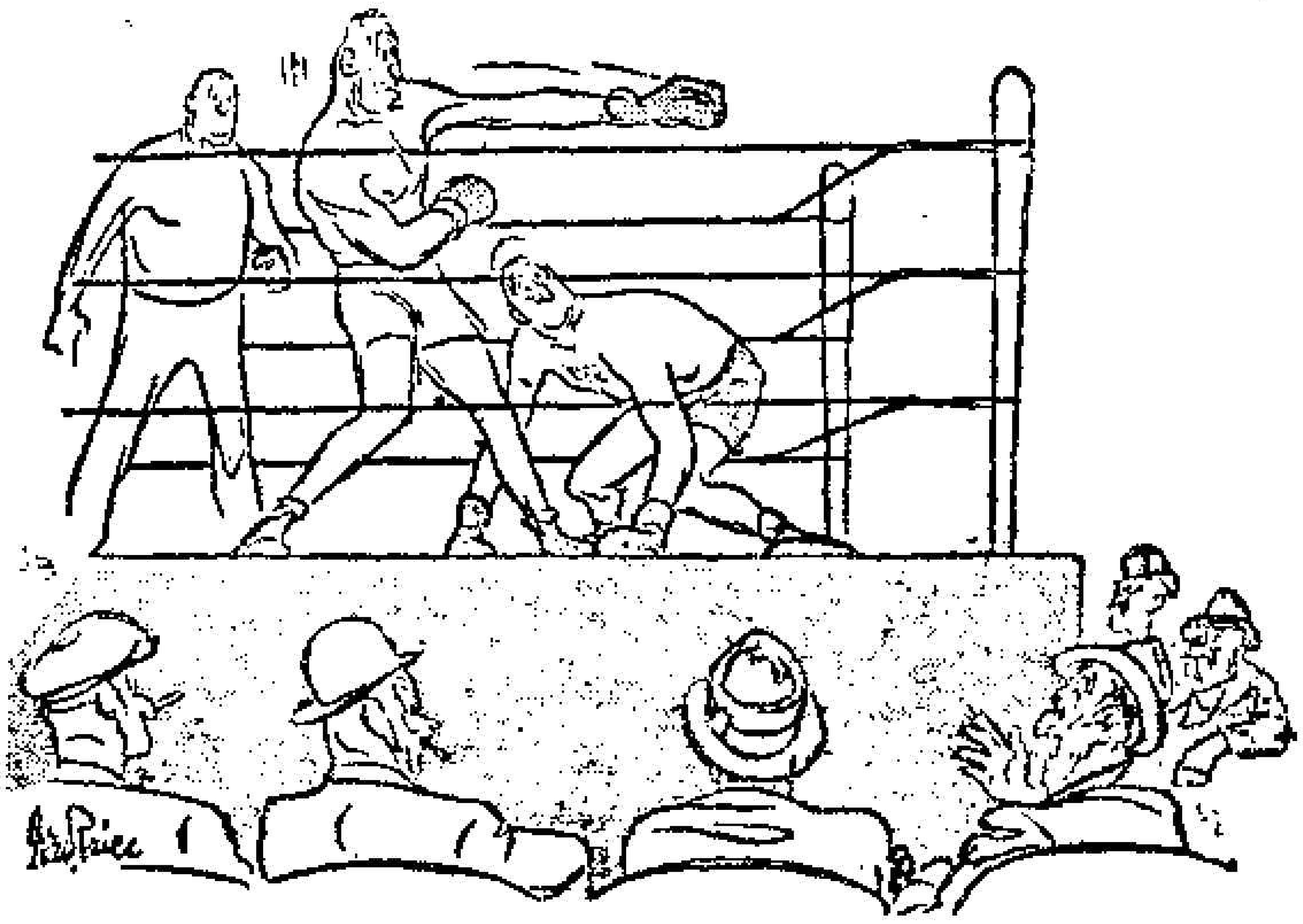
編者先生：拙文「歐洲仲夏夜之夢」，在「英國的苦衷」的一節中，所提割肉條件，就是別國可以用英磅掉換美金一節，是在簽定美國貸英巨債時規定今年七月十五日起實行的。當時英國預計到今年七月可以吃得消這條件，但是如我在該節所說的理由，這一條款竟促成了這次金元荒。我寫那文時沒有把這經過說明，恐怕引起誤會，茲補正如下：

「這條件是從今年七月十五日起別國握有英匯的可以由兌換美匯。如果……」

費孝通　九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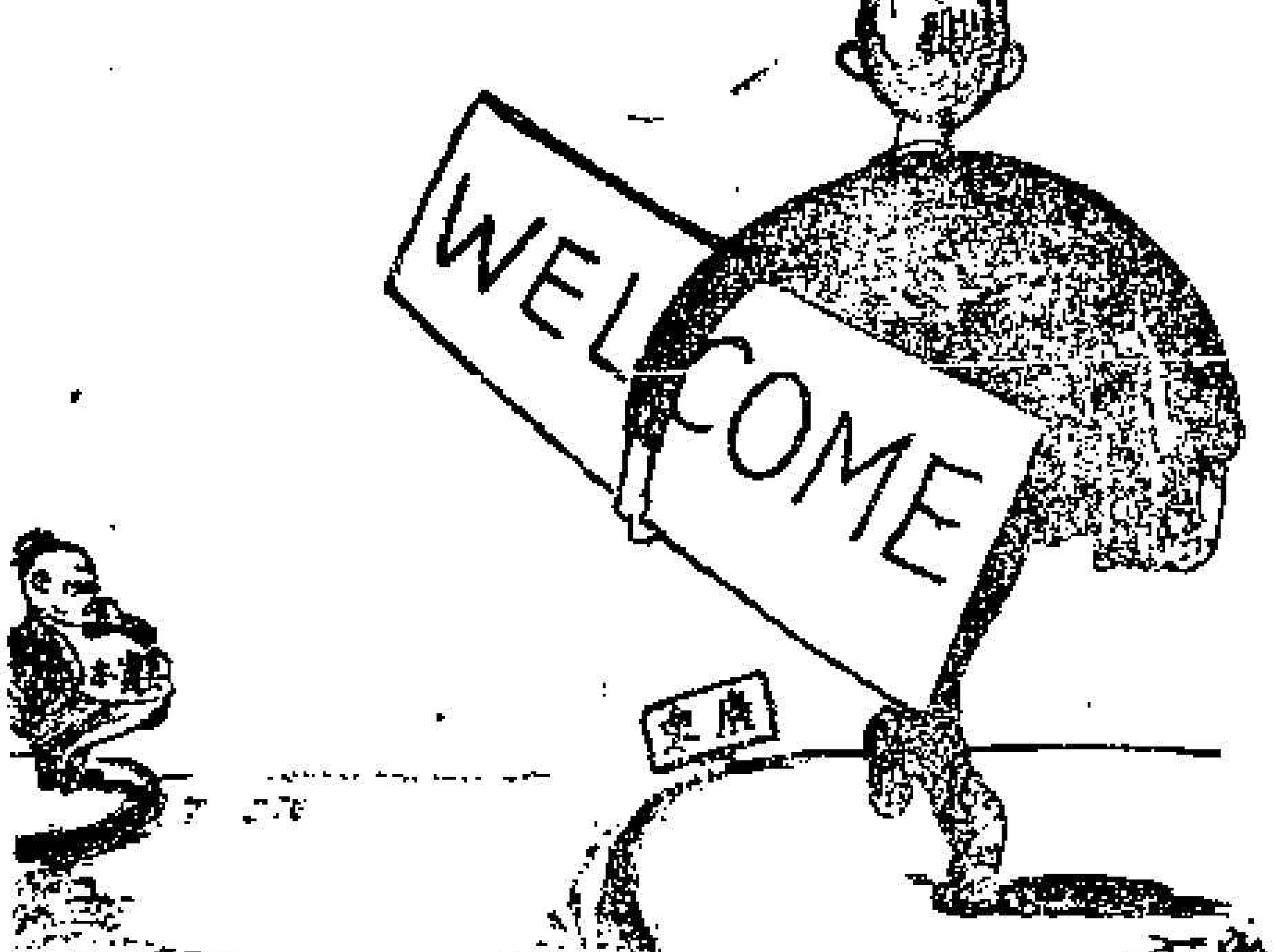


賣不賣？



『啊，左派的！』(轉載NEW YORKER)

觀察漫畫



走馬上任

搶棉花(木刻) · 野夫作

觀察通信版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內戰雖然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在摸索着如何拿出一張制勝的王牌，但是王牌在那裏，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來。原子彈大概雙方都沒有，否則或許早就不客氣的使用出來了。縱使從從兵力上看，抗日戰爭時儲備的擴充的不肯用的兵力，現在是都使用上了。那裏還會有什麼王牌？沒有王牌，也不會有奇蹟，無疑的，戰爭還是長期化的。因此連下名城者不必沾沾自喜，長征萬里者也用不到自雄，終有一天會「戰猶火也，不戢自焚」的。

叫他打狗他偏打雞

本刊三卷二期在「戰局鳥瞰」一文中，記者指出國軍將以「壯士斷臂」的精神，忍受鄂豫皖的苦難，仍然要把戰事重心放在山東，以貫徹爭取沿海的戰略。

一個月來內戰發展的趨勢，大致還是如此。我們可以很率直的說，打仗就是鬧蹩扭，一方所願意所希望的，就一定是對方所不願意所不希望的，你說他向東，他就偏向西；你叫他打狗，他就偏打雞。一方面希望爭取沿海，另一方面也希望做出一條戰爭的整齊線，把內戰變做純軍事的，逐步向北推移。此種意向在山東主戰場上，表現得更露骨而急切。因此共軍在山東戰場上，就除了留一部分兵力守備沿海外，在主要根據點被突入後，傾拚力南衝，打破了國軍將共軍完全壓迫至黃河以北的戰略企圖。劉伯承與陳毅的部隊各一部衝過隴海路黃泛區，竄入鄂豫皖邊區，就是與國軍的戰略企圖蹩扭着幹出來的，而他的本身的戰略價值也在此。

不但渡河且要渡江

國軍大後方的兵力很少，據共方宣稱，國軍後方的兵力僅有二十八個旅，即台灣兩個旅，廣東兩個旅，雲南兩個旅，川康七個旅，甘新八個旅，因此共軍突破國軍的南路防線以後，便進入僅有地方團隊的眞空地帶，在大別山東西橫衝直撞，蘄城拔寨，有如刀切牛油。首先武漢戒嚴，繼而京滬震驚，戰爭顯然是由北而南了。最近浦口江中鬧着「水怪」，江陰江防等司令部宣稱蘇北共軍一部過江活動於澄錫武之界地區，皖南太平涇縣有新四軍竄部數千人的活動，蘇南茅山也不平靜。這一些似乎更在暗示着共軍不但渡黃河，而且要渡長江。另外湘桂粵邊境，桂越邊境上之十萬大山，海南島，也都有所謂「匪禍」。這樣，中國從北到南，自東徂西，勢將形成一片內戰的大海。共方廣播也在這個時機誇耀四路南下的戰績，說是大的反攻已經開始。是南下已經南下了，反攻也或許已經開始，但是最後勝利的王牌在那裏，恐怕在純軍事裏是找不到的。嚴格的說，國共兩黨廿年的間歇內爭，一年多的全面大打，軍事是不能解決的，打儘管打，一切還待「政治解決」，這當然不一定是指的政協重開，而是要戰爭中以政治競賽的方式決勝負。這雖然是題外的話，却對於今天要談的軍事，有決定性的影響。

不是拉鋸而是推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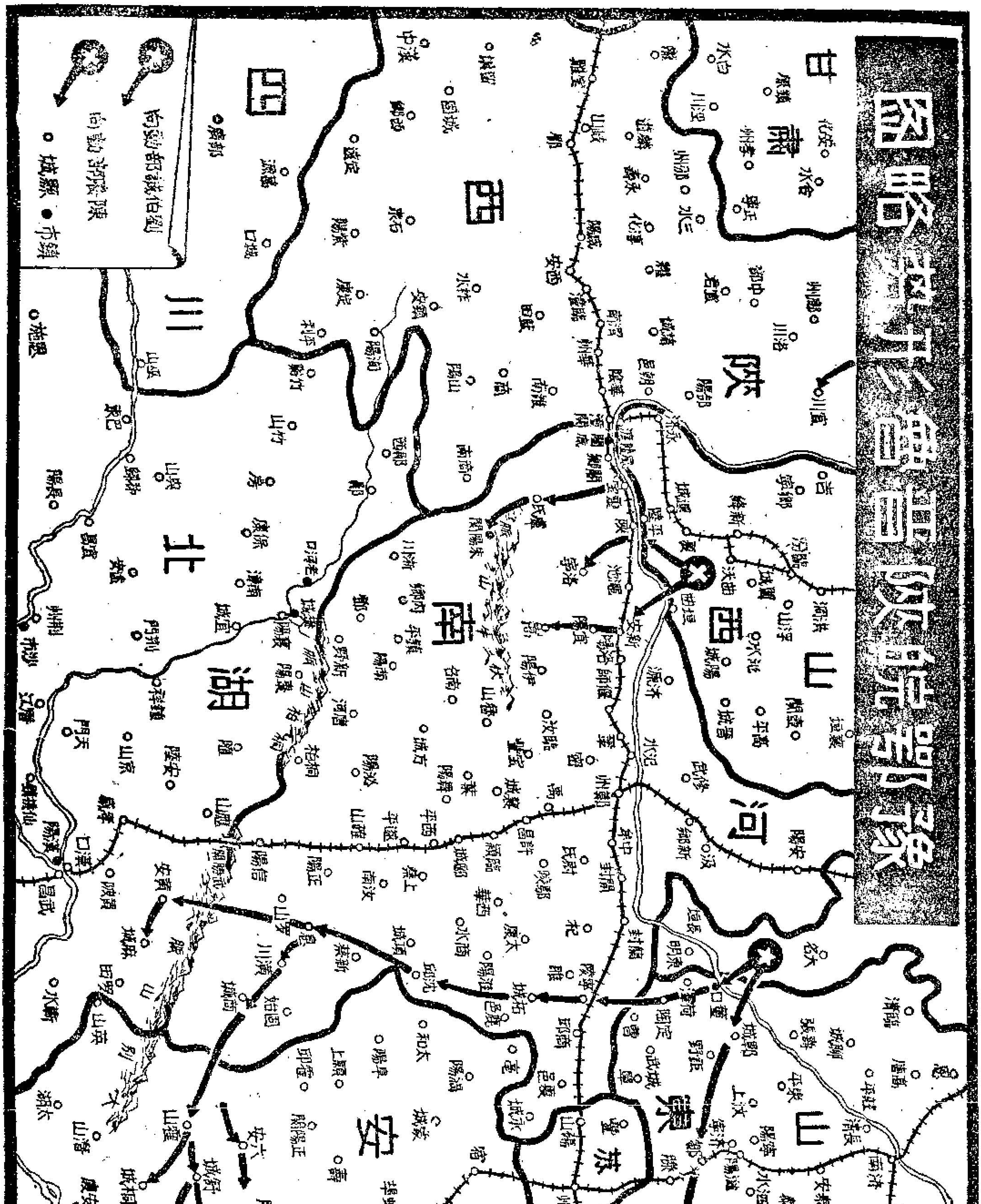
整個的戰局看來頗有趣，不是拉鋸而是推磨，從黃河到長江廣大的土地上成了一個大轉盤。當陳毅華東野戰軍與國軍在山東打得不可開交時，劉伯承從董口渡過黃河來解救陳毅，使陳毅的部隊一部轉入膠東，一部隨了劉伯承南突。劉伯承南突時，潛伏在豫皖邊境上的魏鳳樓張太生出來接應，國軍追擊部隊還沒有轉過方向來，陳賡韓鈞又在豫西過了河，遙相呼應，減輕了追擊部隊對劉伯承的壓力。這時候被劉伯承與陳賡夾在中間的平漢南段，很有變成平漢北段的可能。劉陳也很有可能中原會師。國軍急速空運部隊到達信陽漯河，在鄭州洛陽許昌的部隊並不敢向豫西初渡背水的陳部猛攻，以防劉部自東向西的側背攻擊，只有將一部分兵力控制在平漢路上來隔絕劉伯承與陳賡，南北照顧着鄭州與武漢。將遏止陳賡攻勢的希望寄托在胡宗南部身上。陳賡是在陝北桴鼓時，從晉南渡河的，當胡部準備增援豫西時，彭賀王又在陝北鬧起來。東西兩戰場由於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推磨兜圈，已經變成了一個大戰場，形成了「中原多事之秋」，共軍各部的配合是相當的成功的。

雪球滾滾大別佈種

越越滾大左右開弓

劉伯承進入豫鄂皖邊區後，並沒走李先念的路。破壞平漢南段與留置豫陝邊上的李先念部及渡過黃河的陳賡匯合，因為國軍的平漢路上的增兵戒備，他的先鋒到九里關後却又向東去去了，從黃安麻城入了鄂東，國軍以少數部隊封鎖大別山，西南跟蹤麻城，北面的追擊部隊也有一部分繞過頭來。這時魏鳳樓張太生又同攻了淮陽，輕減了他北面的壓力，使他得以全力突入大別山。由大別而東，陷霍山六安桐城舒城等地，到了巢湖，像暴風一樣席捲了皖中。他初過隴海路時說是有兩萬多人，按照國軍每地作戰所稱他的共軍死傷，他應當死傷淨盡了，然而數目却一天天的增大，三萬、五萬、前後還有的說是八萬，似乎比物價跳得還快，這些不同的數字，從情理上說並不是危言聳聽，一句話「他是在滾雪球」。滾的越久越遠也就越大。歷史上的民變莫不如此。

大別山的新根據地劉伯承可能是已經建立了，而且在這間已經做了「佈種」的工作。他的前鋒曾到過無為，無為這座城傳說三國曹魏建築的，曹操伐吳，屯兵巢湖長江之間，築城久戍，欲用以控制長江，擬取江左，後來因為這個地方地形不好，知無可為而退守廬州，據說那城的名字因此就叫做「無為」了。劉伯承攻陷無為時使得京滬為之震驚，其實以地形看，無為是不能撼動建業的。所以劉伯承到無為後，也就又向大別山回縮了。日來皖境漸穩定，劉伯承或許是途狠跑以後，回頭來在鞏固他的新建的大別山根據地。沒有後方設根據地的戰爭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對方如果永遠貪污與低能，當然可以刀切牛油似的向「敵」後挺進，但是如果對方政治稍上軌道，甚或有強大的外援，在人民生活上有一個起碼的安定，那麼雪球無論滾到怎樣大


甘肅
陝西
山西
河南
湖北
四川
安徽
江蘇
山東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張岳軍北巡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宋子文罷官數月，此次奉命主粵，事殊突兀，各方訝異。宋氏以閣揆之尊，出長省局，無異貶職。但今日乃非常之時，而廣東之重要，實際上已超過一般人的感覺，故宋之主粵，實不能以普通一個省主席的任命同等視之。

宋本為內親之一，徒以脾氣剛直，遂致疏遠，不參中樞，前後十年。孔氏碌碌，無所建樹。饑者易食，於是國人引領企望，以為斯人一出，當有辦法。祇是宋氏登台，第一砲貢金扣成，大失人望。其後設施，亦多失常；其中得失，雖然未可概論，但兩年以來，一般輿論對於宋氏，確是毀多于譽。傅孟真連開三砲，宋氏宣告下台。吾人亦不欲相信，在今日中國，輿論果能轟走特任大官，但宋氏下台前夕，確是焦頭爛額，四面楚歌。今日之事，本來誰上台就誰犧牲，所以此次張羣在北平談話，謂決「犧牲」到底，「犧牲」二字，用得確極實在。不過孔祥熙犧牲了，還有宋子文，宋子文犧牲了，還有張羣。人才本須慢慢培植，而今日天下，祇知糟踏人才，不知培植人才。不知張羣犧牲以後，還有何人可供犧牲；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宋氏奉命主粵，內幕究為若何，傳者不一。好在「政治」本極微妙複雜，一個政治現象有時非一個單純的理由可以解釋；政治上一個變動，亦常常同時有好幾種作用。宋與兩廣軍政老人，本有淵源。羅卓英主粵兩年，氣餒過人，不僅素來反對中央的李任潮何香凝等不能忍受，就是陳濟棠余漢謀等，也有些看不下去。最近羅氏又將李揚敬排走，李氏是粵軍前輩，連薛岳都敬若神明，此次被倒下台，使得老一輩的人，都感覺自已在當地的基礎已經搖動，難于緘默。再加李任潮的公開「造反」，蔡廷楷等在西南一角上的種種活動，萬一再來一「大團結」，西南政委會前車可鑑，中央那能不亟謀應付？現在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東北華北，很少人注意到華南的局勢，實則華南「隱憂」，已非一日。李任潮和英方素有淵源，桂林淪陷以後，李氏不往重慶，寧願僻居西南一角，非無作為。近一年來，民主人士集居香港，頗受港方保護，亦非偶然。要知今日英國，決無雄心與美蘇爭鼎中原，但亦絕無意思放棄遠東，故以香港為據點，希望至少在華南保持一部分勢力。海南島與兩廣交界之區，早有軍事活動，所以宋氏此次主粵，責任不可謂不重。宋氏上次擺脫政院，純因環境所迫，不得不辭，至于最高當局，對于宋氏，始終支持，對于宋氏之辭，亦極諒解。故宋氏雖辭政院，並無損寵信。此次把廣東交給他，實有厚望，希望以他個人的才幹、聲望、財力，好好經營一番。萬一大局過份惡化，大家亦可有一退路。如果真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恐怕首都南移之可能性遠較西移之可能性為大，則將來廣東之重要，自非今日所能想像。同時內戰雖然打得起勁，然而間或仍有和談。要和總得先有和的線索，李任潮就是一條好線索。

說到宋氏主粵，便須連帶說到孫立人練兵。抗戰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已是如膠似漆，一切少不了美國，在軍事方面尤其如此。美國對于中國現有的軍隊，實在不敢恭維。從史迪威時期起，美國就一直想直接來訓練、組織、指揮中國的軍隊。但軍隊是中國現政權的吃飯本錢，自然絕不鬆手。然而在這個原子彈時代，以步槍為主的中國軍隊，以美國人的標準來看，祇是一堆砲灰，祇是一大累鍾。除非美國決心放棄中國，否則他不能不在根本上來改革中國的軍隊。據說魏德邁這次來華，認為中國現有軍隊，須淘汰十分之八，再練新軍十分之四，在人數上，有現有的人數的十分之六，已經足夠。但新軍究歸何人主持，環顧海內，惟有孫立人一人。孫氏是一個純粹由美國訓練出來的軍人，他是這幾年來中國唯一的一顆

，也會有被消融的更天。這個並不是「捕鯨戰術」的見地，還是要看雙方政治上的措施的較量。劉伯承這位綽號獨眼龍的將軍，他現在似乎對於長江巢湖都沒有了興趣，他又開始回山了，大別山在江淮河漢間具有舉足輕重的軍事價值。而且四週兵源糧源充足，都可以取用不竭。這裏在經濟上軍事上的價值並不亞於沂蒙山區，較陝甘寧邊區晉冀魯豫邊區都富庶而重要的多。劉伯承一定是要竭其心力來經營這片山地的。至於所謂過江，不過是接濟一下皖南潛伏的新四軍，多佈置上幾粒棋子，絕不會以主力過江的。相反的如果伏牛山的烽火向東南燃燒，晉陝共軍的力量向潼關追近，他倒還有可能向西來一次突擊，劉伯承是慣於左右開弓的。

共窺漢中 將取潼關

豫西共軍攻陷寶，孤立陝州，向西進逼離潼關三十里的閿底鎮，往南過了盧氏到達豫陝邊境上的朱陽關。韓鈞孔從周這些人對豫陝間的地勢是相當熟習的，潼關那座當陝陝三省的要隘，在外形上看是非常雄壯，但實際上僅能北防而不能西禦，所以中國古人說晉陝形勢，常談崤函之固，不稱潼關之險。辛亥革命時民軍與清軍爭奪潼關，陝西民軍三得三失。原因是潼關以南三里店盧靈關一帶高地，足以控制潼關，誰奪得了潼關以南的高地誰就可以得到潼關。盧氏的共軍固然有入陝南趨漢中的可能，他是否要迂迴潼關，也非常值得注意。再如陝北的共軍南移，前鋒已至宜川附近也可以影響到胡宗南守備潼關的力量。晉南共軍渡河時，守臨汾之國軍魯崇義部曾有一部追蹤南下，可是在靈寶附近蒙受了重大損失，孤立在晉南臨汾安運的國軍恐怕已經沒有力量來牽扯共軍。共軍如果進窺關中漢中，無疑將以爭奪潼關為中心，潼關情勢的緊張，從最高當局飛西安可以看得出來。從國軍不能大量出潼關援救豫西，可推測到胡宗南在陝北的任務並沒有達成。蔣主席從西安回來首先召見湯恩伯，也說明了豫西防務，劉茂恩王仲廉都擔負不起來，胡宗南也不能兼顧，湯恩伯在抗戰期間，姑無論其功罪，他在河南還有一些「人緣」，王仲廉等也是他的舊部。很可能蔣主席再起用他，以陸軍副總司令的名義在鄭州設立指揮機構以應付豫西戰局。

以上所談不過是長江大河間的一般情勢，共軍的進窺皖中與豫西還有他的經濟上的目的，一邊是為米，一邊是為棉。至於北方長城線內外的情勢，也已經臨近了暴風雨的前夕，容後補述。

九月廿五日

川局近貌

觀察特約記者

總長出關　主任下台

（觀察成都通信）最近四川第一件大事是川康綏靖公署的撤銷。此事醞釀已久，至上月抄纔算定局。熟習這件事內情的人，莫不知道這事一波三折，極盡勾心鬥角之能事。朱紹良空守一年後，終於徵長重慶行轅。上任伊始，就打算總攬軍政大權，對轄區已小得可憐的川康綏署也不放鬆，建議最高統帥裁撤綏署。全國「後方」各綏靖公署都已裁掉，只賸下這一個了，原先是因爲張羣主席，鄧錫侯要另找一個地方安排，眞不容易，所以一直拖延下來。後來情形又有改變，想攬權的不只一人。於是一方面要留，一方面要撤，一來一往，糾纏不清；直到陳總長出鎮東北，成都的川康綏署也終由重慶方面公佈撤消。據說綏署的首長們全不重視這個命令，連打了幾封電報去國防部請示，直到限期（八月底）已過，部內尚無正式復電，他們總覺得這一同當眞了。

槍選鈔選　好戲開場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別的地方當作第一大事的「大選」。「大選」眞是名符其實：槍砲聲音大，鈔票數目大，要人的面子大，候選人的膽子大，官方的壓力大，哥老的機會大：：：凡與大選有關者，無一而不「大」。不過以上種種的「大」，大部全國一律。我只寫一點四川比較特別的地方。現在距大選期，還有一月（國大）兩月（立委）不等，但是四川各地選舉的結果，多已揭曉。譬如成都附近的仁壽，國代男爲潘文華，女爲向王蜜貞；立委爲劉光烈，省參是向傳義（女國代的外子），國大候補是唐式遵。潘劉向唐都是軍人。在四川不但小黨（青民）難操勝算，就是國民黨也有點保不住優勢，是由於四川哥老會勢力雄厚，全川各縣市參議員有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百是由哥老支持出來的。最妙是各地的「紳耆」時有通電各方，謂已「決定」某人爲國代同立委云云。一個大縣的某紳耆一天在家大宴賓客，席間客人一致舉手表決主人「爲」國代，並推定專人負責籌備慶祝；另一位軍人請客時，武裝脅迫到場「吃油」大的，各須負責若干選票，簽立契約爲證，若不履行，則武力解決。據統計，將來選出的人，平均年齡在五十五到六十歲之間，最高壽的爲九十歲；特級軍官同文官簡任以上者佔百分比九十九點九；未進過小學以上文學校的佔百分之七十。競選費每名二億至十億者佔百分之二十，不花費或一千萬以下者佔百分之十；不經他人解釋而自行明瞭國代立委任務者，可達百分之五十。難解決的問題是粥少僧多，此種情形很普遍，成都（包括成都華陽一市兩縣）就有何管之、胡政之、張羣、李璜、戴傳賢、李惟果這些頭等黨政要人，還有第二流的以至未入流的哥老首要。這名額如何分配？

言論自由　逮捕停刊

在成都米荒水災正鬧得很兇的時候，七月下旬，川劇名丑「常頭棒」在戲台上打諢說：「湯亦救不了命，吃得參纔吊得到氣！」戲一下場，就有警察把他捉將官裏去了。原來是犯了鄧錫侯的諱，他的綽

新軍明星。美國助我建立新軍，早有約定。魏德邁來華以前，孫氏正在東北被人排擠，担任一個保安副司令長官的閒差，孫氏已揚言不幹軍隊，寧願教書去了。忽然出副陸總，幾乎連陞三級，可謂時運使然。魏使此次來華，對政府大不滿意，幾乎將此事擱淺，總算孫氏自去拉攏，魏使才不說話。因爲美國助華建軍，既然遲早總須實現，新軍的訓練，自然以孫氏最爲適當；所以點頭首肯。而孫氏是抗戰以來宋子文一手培植的。新軍選中台灣和廣州兩地爲基地，新一軍的公墓，亦設在廣州。宋氏此次主粵，正好以政治配合軍事，以軍事扶助政治，再以經濟來發孫的部隊，可謂一台好戲。宋氏身體魁梧，非無雄心，看他十幾年前設置水警團，即可意會。當茲海內蜩螗，群雄逐鹿，一個人誰沒有他自己一套遠大的打算？

這次國民黨四中全會的唯一表演是「以團替黨」。陳立夫辭組織部已成定局，陳氏業已不到部辦公，其左右亦已將組織部的交代辦好，靜候接替。傳說陳氏將去美，但據觀察，至少在大選以前，不致出國。聞組織部將由谷正綱出長，谷氏與蔣甚遇，可以接任。谷氏遺缺，最初擬由余井塘接長，不料張岳軍反對，提出許世英、蔣廷黻兩人。許氏年事已高，提出他，恐怕是一個幌子，張氏眞意，殆屬蔣廷黻，希望使社會部成爲一個眞正的福利救濟部，不再是黨政兩重性質和管制人民團體的工具。但此事亦尙有其他牽連，當局一時難于決定，未成定局。至今祇有青年部跳出了一個冷門，陳雪屏之出長青年部，可說是朱家驊一大勝利。

黨政人事諸待決定，地方政治也亟待「刷新」，而在此時，張岳軍院長忽動北巡之念。除了實際考察東北華北情形外，恐怕與熊式輝的「善後」亦有關係。熊去東北，在政治上、經濟上，本該大有作爲。不幸軍方掣肘，僅僅拉住孫立人一年，而杜聿明却拚死不讓。在行轅、保安司令部、各軍的「接收競賽」之下，把東北整個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弄得四分五裂，搞成一團糟。所任九省主席，大都既無經驗，又少膽識。整個東北，在中央統治下者，不過五十餘縣，於是，衙門叢集瀋陽一地，弄得滿街都是官吏，而在瀋陽，政風之壞，較之關內尤甚，致使東北人民，說起來疾首痛心，祇覺得從前日本人時代要好得多多。偏偏魏德邁又不賞臉，到了瀋陽，祇和熊式輝談了五分鐘話。魏德邁回京以後，對于東北情形，痛陳一切，這才使中樞決心改組東北局面。恰巧繼任的陳誠，又是反「政學系」的人物，而且素來痛恨貪污，到任後便大刀闊斧的幹起來，肅清軍政，追查貪污。熊式輝的「善後」便更難辦，弄到祇好逗留北平，不敢南下。聽說有問題的款目，爲數極鉅，此事若經揭穿，對于政學系整個大爲不利，所以張岳軍不得不先去安排，逗飛瀋陽，然後飛平，他在北平和熊氏幾次長談，各方均極注目。

張氏到平後，復抽暇赴石景山鋼鐵廠及冀北電力分廠等處視察，大概對于華北工業，或將有所推動，其作用將加強黃海工業系的經濟活動，把過去「小四行」的華北經濟基礎打深厚些。張氏原擬訪問山西，與「太原王」坦白交換意見，但近日報載，因京中要事待理，臨時作罷。上次孔祥熙北遊，在平津的逗留都是掩護，主要的也是太原之行。中央和閻氏之間，最近似有隔閡，閻氏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有自己一套的辦法，而爲中央所難贊同。但閻氏認爲他的處境特殊，必須如此，始能應付，大有你中央贊同與否聽便，他決我行我素。前次共軍在山西，掩有全省，獨獨閻住了太原而不攻佔太原，此中大有文章。

鐵叫水精猴子闹湯元，恰恰當時他因處理米荒無力，兒子又闖了幾萬石米，是造成米荒的主角之一，輿論攻擊他，逕中央日報的副刊也勸他退避賢路；另外楊森在貴州被谷氏弟兄逼得榮，正在經營四川省主席。經新聞界的伸張正義，街巷的批評，「當頭棒」鬧了幾天，挨了打，具了悔過書，算是出來了。（關於這個新聞，上海大公新聞兩報皆有簡單記載。）

從「當頭棒」之後，重慶時事新報也因評論得禍，被罰停刊三天。他們在短評中說：傳聞重慶市某一位要人在成都米荒重慶受影響漲價時，囤了五千石米（成都最高價爲一百三十萬，重慶爲三十餘萬，每石差一百萬）；又在南昌吞了不少大煙，挪用公款在香港購黃金走私被港府沒收，影響所屬單位兩月未發薪津，部份職員發表宣言；最後他們勸此公見機一點，把事粉飾好，結語警句是「留得青山在，將來貪污的機會還有着呢。」其中並未舉出人名；但是行轅市府罰他們停刊三天，據說：還是市府堅決主張如此懲罰的。

大慈大悲　施捨民命

國家富强之道，在於足食足兵；戡亂之要，也首重足食足兵。祇是前者是民食而非兵食，後者則爲兵食而非民食。兵且不談，單說糧食吧。全國糧食產地，麥是華北、東北。但兩地產麥，政府都收不到；米產長江、廣東、台灣，但粵台產量甚小，最可靠的是浙太湖區、鄱陽湖區、洞庭湖區、成都盆地。成都盆地所產雖多，只是四川人衆，戰前產米即不足全省人食用；抗戰時一以豐收，二以責無旁貸，人人束緊肚皮，讓出米來供國人食用；勝利以後，三年水旱，加以軍糧需追比打日本鬼子時還要增加數量，於是情形惡化，天府之國號稱陸海的成都，也鬧起米荒來，米價曾一度漲到戰前（廿六年上半年）的十萬倍，勝利時（卅四年八月）的四五百倍。所以目前出來担任糧食總局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呢。最近中樞糧官有缺時，沒人敢去糧、地方糧官派了人，那人也不敢去接；曾幾何時，最熱門的竟變成了最冷門。四川的田糧處長彭輪高陞晉京，部令以省委余中英繼任，余氏就是抗戰期中作成都市長時，率領警察局長及警兵以武力鎭壓市中學潮（市中學生多爲十五歲以下的男孩女孩），遭受撤職查辦而出了大名的；此次膺選，據說是由於他比較淸白。發表之後，余氏一再力辭，力辭未准，繼之以失蹤。滿城風雨的鬧了十多天，一位新聞記者發表消息說他躲在文殊院中爲和尙寫經。接着報上是省政當局一再召見，余氏一再固辭，連來成都辦移交的彭綸也等得不耐，諉稱公忙先走了。又一度沉寂後，一天余氏在成都最大的一家餐廳數宴記者，他說他「不急刻以要功，不寬緩以要譽」，又不夾帶私人。不寬緩以要譽一點，他確做到了，至於是否急刻，記者舉出一個事實來，請讀者自行判斷，余氏登台半月，下令改徵糧期限由三期爲兩期，就是把急於要糧的中央所規定的限期也縮短提前了。他又命令嚴征積谷公糧。

傾家蕩產　救濟四千

余氏上台後，宣布歷屆糧政當局帳項中差千萬石以上，其中各縣政當局、各區鎭公所、各公倉虧欠八百多萬石，依成都市價（每石市價六十八萬）折合爲二萬五千億（比宋子文捐獻與國民黨的一千八百億還高出十四倍）。經中央指定以此款半數爲救濟四川水災之用，省府已訓令田糧處加緊催收中。但此項虧欠或爲有力人士拖欠，或是無頭公案，恐怕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欠茫茫無解期。

說到四川平原這一次的水災米荒，眞是慘不可言。上海各報雜誌差不多都有很詳細的記載，成都中央（興）日報同其他商辦報紙各連載十幾天的特寫，令人不忍卒讀；可是我們的省政當局爲了要錢要糧，一再的宣稱水災並不嚴重，各地均告豐收。省政府秘書長鄧漢祥並指出重慶方面收足十成，成都附近水災區域亦爲八九成。要是鄧氏此言不是用的他的特別統計，那就要算四川今年眞了不起了。任何土地在任何情形本都不容易生出十成的產品，三十年全國大豐收中糧部公佈成都平原收逹七成，破百年紀錄，若今年果能在水災之後收逹九成，則水災二字該改作水福，並且可能破了萬年紀錄。

成都平原的水災是七月四五六日，第二次是八月二三日；第一次最厲害，單以成都論，就有傾家蕩產者八萬多人以上，受輕微的損失的有二十萬人。所謂傾家蕩產者，就是住在兩條大河沿岸的人家，一夜之間，舉凡房屋床桌箱籠衣被之類一掃而光，幸運點的穿了一身衣裳，倒霉的落得一個光身（大熱天人多赤身而睡）。經各方呼籲救濟、捐款，此項捐款乃在九月初發放，受災最重的每戶四千元，此四千法幣在戰前可買良田三十畝或買中等住宅一院，但在今天只夠吃鍋貼十三個，或麵包六個，或白糖四兩。

巴山防務　趕築縣道

自從上次河南內戰表演變中，共軍李先念部被打垮囘竄，不久，四川各地就傳言李部已進攻大巴山，又說川東北前被劉瞎子（劉伯承原爲川軍團長，目眇，川人皆呼作劉瞎子）擄去的小孩數千人也被遣囘，作戰了；昨天纔有一個報透出昭化廣元吃緊的消息。今天又見一家報紙在代政府闢謠，說通南巴並未失守。幾個月之內，一起一伏，謠言雖多，事實證明安謐如故。這幾天的情形有點異樣，河南二次內戰表演中，共軍陳賡部進入豫西山地；四川市面還沒有發生謠言，但是政府已宣而加强大巴山防務，並稱已訓令地方趕築縣道。

防共之餘，兼之大肆剿土匪，禁大煙。剿土匪已由剿大股變成捕零星，零星漸減少，大股還加多。禁大煙的功效，據冷薰南處長說，他担保在年底把全川煙苗剷完；不錯，這一點在他確作得到的，因爲國曆年底是農曆仲冬，是時也，秋煙已收，春煙未種，縱不剷，煙苗也枯萎田間了。

若不貪污　活活餓死

假使我們明瞭公務人員的生活情形，我們眞該同情他們中間那些貪污的，悲憫那些不貪污的。今日公務人員之苦，其苦不堪言狀，恐怕連乞丐也不知此中苦況，因爲乞丐雖無錢擇腰，但可向人討，公務先生，不但不能向人討，還得處處繃繃面子，保持身份。四川省府公佈成都生活指數，本年八月爲廿六年上半年的三萬九千倍，並指出戰前家用六十元的公務人員，現每月須一百九十七萬元；我們再看今天成都區公教人員薪金爲底薪加成一千倍，基本數三十二萬，委任一級（底薪二百元）共可得五十二萬：如此一比，豈不是不貪污就該餓死，要想不餓死不豈不該貪污？求生乃人類的本能，也是權利，那末爲求生而貪污也就是人類的權利了。還有更慘的，成都市政府職員因市府經費支絀，每月只領二十多萬元，已請求准予辭職，成都市公立小學教員去年上期欠薪，今年尙未付淸，今年每月只領四五萬元。

（下接廿三頁）

週末閑欄

談美國的廣告

何夏

『美國有世界最快的飛機，最漂亮的汽車，最高的摩天大廈，……』這樣的調子在美國幾乎每天都可聽到。『最』，這個比較形容詞在美國的確用的次數最多，同時施用的範圍也最廣。不管它可靠到何種程度，至少把這套公式用到下面一句話總不會錯的：

『美國有世界上最精彩的廣告。』

這句話的可靠性，可用無數件已經獲得傾銷地位的商品來做證明。例如力士皂(Lux)，派克五十一型鋼筆(Parker 51)，箭牌襯衫 (Arrow Shirts) 等等。這些商品沒有一個不是經過鎗林彈雨的廣告戰之後才獲得今日的地位。廣告戰所消耗的『戰』費足夠再造相當數量的被廣告的商品。

不懂得廣告學，別想在美國做生意，開工廠，甚至幹政治。廣告是獲得成功最有效的秘訣之一。

和空氣一樣，廣告在美國是無處不在。

掀開任何一種報紙，雜誌，差不多沒有一本不塞滿了廣告。

走在街上，無論紐約城最熱鬧的百老匯路或阿利桑那(Arizona)州沙漠上最荒僻的公路，沒有一處不聳立着雄糾糾的廣告牌。

廣告甚至充滿在空氣中，——駕了無綫電波在空中飛翔。

一天下午我和幾位朋友上紐約城，剛下公共汽車，一抬頭，萬里無雲的晴空上正有一架飛機在噴氣寫字，已寫好的三個字母 PEP 已逐漸在開始消散，飛機正飛出第四個字母。一位朋友猜道一定是……果然，等飛機寫完的時候，天上赫然橫着巨幅的廣告『柏甫塞汽水』(PEPSI-COLA 一種汽水)——這兒我又在爲這家公司做義務廣告了——。在街上蹓了一會，口渴了，我們走進一家小吃店喝杯橘子水，櫃台上蹲着的無綫電正放播着「柏甫塞汽水」狂熱的廣告音樂。幾個水兵在低聲地趁着曲子唱。出了店門再走上街，迎面就瞧上一幅巨大的廣告牌，上面的浴裝美人正舉着一瓶『柏甫塞汽水』向我們笑。後來逛進一家書店，買了本『生活』(LIFE)，回到寓所，躺在床上預備享受一個安適的睡眠，翻開第一頁，赫然又是一幅『柏甫塞汽水』的廣告畫。這一回不是浴裝美女了，而是一幅南太平洋戰場的景色，兩個赤膊的美國兵正搶一瓶『柏甫塞汽水』。

這一夜我夢見柏甫塞汽水浸沒我頭頂。

其實在美國軟性飲料(Soft Drink)市場上，『柏甫塞汽水』並不是第一位。資格最老，資本最雄厚(六萬萬四千萬美金)銷路最廣的要算『可口可樂』。『可口可樂』還擁有廣大的海外市場，連埃及都有它的分廠。『可口可樂』之所以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廣告。無論在廣告的技術上，政策上，經濟基礎上，它都樹立了無二的楷模。(『可口可樂』公司共花了一萬萬九千萬美金的廣告費)直到今天，雖然它已獲得了軟性飲料市場上的首位，公司方面還不輕易放鬆它的廣告政策，它的廣告還是充滿在所有人的感官可能接觸的地方。

廣告在美國商業上所獲得到的效果，用句廣告上的術語，的確是不可思議。『大餌釣大魚』，美國工商界把廣告費列入最重要的開支之一不是沒有理由的。

美國工商界，無論最大的像通用摩托公司(General Motor Co.)，通用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杜邦化學公司 (DUPONT Co.)，美國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或者最小的兩間門面獨家經營的小食店，對於廣告無不特加重視。大公司大商號固然有專門部份管理所有廣告業務，就是小商店一樣也有人時時注意它。規模大小雖不同，其重視的程度則是一樣。因爲廣告戰的勝敗，差不多就可決定商戰的勝敗。像『柏甫塞汽水』以一後進要想在軟性飲料市場上爭一席地，不在廣告上想法出奇制勝是很難成功的。

對於廣告技術，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是天才。紐約城郊的一家小客棧把它那所精緻小巧的建築，印成明信片，由住客自由取用，不取分文，明信片正面是一副雲景，客機房屋頂着厚厚的白雲，隱在幾株柏樹後面，顯得異常動人，使人彷彿覺得還身在故鄉。明信片的背面則印着一條讚語道：『異鄉的家庭』。費城 (Philadelphia)的一家私人跳舞學校，在課程紀錄卡片上簡簡單單地印上一句：『恭喜！今天起，你又精通一種深邃動人的藝術了。』這，正合上我們中國一句諺語：『着筆不多，而甚得要領。』

在美國，廣告術的基本要點似乎只有兩個。一是：多，重複。根據心理學原理，一件事或一件東西只要在人的感官上多重複幾次自然就會遺下不易磨滅的印象。『柏甫塞汽水』似乎就是採的這種戰略，試君它由空中到陸地，無處沒有它的聲音，形象，和顏色，就可證明。另一個原則是：精彩，生動，深刻，有力，紐約的那家小客棧老闆大概就是此道的專家。

美國廣告之所以如此發達，商品競爭的激烈固然是個原因，廣告工具的進步也是個很大的理由。能利用做廣告的工具太多了。老的一點辦法有雜誌，報紙，廣告牌，畫片。新的一點辦法有：飛機在空中寫字，飛艇在天空點燈，電影，無綫電廣播。更出色的另外還有一種別處很少看到的活廣告——人。(模特兒)

美國報紙銷行的範圍很廣，印行的份數很多。像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每日都銷行很廣。尤其後者，每日約在一百五十萬份，星期天達三百萬份。這樣大的一個數目，廣告的效力自然可驚。於是像紐約時報四十多頁一份的報紙，至少給廣告佔去了一半的篇幅。紐約幾家大百貨公司經常在上面登着整頁的廣告，而且每天換一個花樣。從女人的手套，面網，帽子，內衣，一直到獵槍，汽車，甚至飛機，莫不應有盡有。一套女人時裝的廣告可以佔滿全頁，把新聞擠到很小的角落裏去，看起來異常寒傖可憐。這只是一家報紙。若把美國各地的報紙加起來，廣告的效力當然更大了。例如都城新聞聯合公司(Metropolitan Gronp)就擁有四十幾家報館。這些報館分佈在全美國四十幾個大城，從東岸(大西洋岸)的紐約，華府，費城，波斯頓；(Boston)中西部的芝加哥，狄綽(Detroit)，聖路易思(St. Louis)，南部的大西洋城(Atlanta)，聖安東尼 (San Antonio)，到西部的舊金山，洛彩礬，沒有一個名城沒有它的報館。總館數每天在一千六百萬份以上，差不多全美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讀到它的報紙。你想做一次名人麼？很容易，只要你有錢，花相當的廣告費，第二天便會有

一千六百萬份報紙印上你的大名傳遍全美國了。
雜誌當然也是一樣。銷行最廣的幾種雜誌如「生活」、「時代」(TIME)、「禮拜六晚刊」(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瞻望」(LOOK)等，每家都擁有大宗廣告收入。那麼厚的一本「生活」週刊，百十來頁的畫片才賣一毛五分一本，不能不感謝那些登廣告的公司了。沒有它們的幫襯，決不會賣到那樣便宜的，（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廣告費最後還是由登廣告的公司由它的商品裏收了回去。）

報紙雜誌以外，無綫電廣播變成了最有效的一種新廣告工具。廣告家當然忘不了它的。當你正聽一段「波城交響樂隊」演奏的悲多汶第五交響樂時，會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很甜蜜地說道：『小姐，你想把你的乾燥的皮膚變潤澤，把每一位先生的目光都吸引來麼？不妨嘗試一下「五花香皂」。包你滿意。若不滿意，包退還洋。』或者是簡單的「可口可樂」「柏爾塞汽水」「駱駝牌」香烟，古巴雪茄的口號。當然，硬插進來一段廣告的辦法未免太煞風景，於是各大公司或組成自己的廣播樂團，或聘請全國聞名的無綫電明星(Radio Star)替它宣傳。例如「通用電器公司」有「通用電器公司女聲合唱隊」；「福特汽車公司」有「福特公司交響樂團」。甚至香烟公司也有它自己的滑稽劇隊。這樣，廣告便又佔滿了整個空氣，——整個空氣裏充滿了各色各樣廣告的無綫電波。

無綫電，報紙雜誌之類都只能做死廣告。和活廣告比，還稍欠一點。當然，最精彩最該算活廣告了——人。（模特兒）。在美國，模特兒的工作範圍早已超出藝術家人體寫生的階段，而進入另外一個更廣大的商業領域。時裝公司設計了一套新的夏裝，需要優美的姿態窈窕的模特兒來幾次時裝表演。毛皮公司到了冬季，要把高貴的皮大衣穿在模特兒的身上，來個皮貨展覽。此外鞋靴業、珠寶業、化裝品工業等，沒有一行不靠着僱著名的模特兒來幫忙推銷商品。於是在紐約便出現了規模龐大的模特兒公司，專門介紹模特兒，進一步更培和訓練模特兒。事實上，模和兒的確是個好職業——那意思是說，不但賺到豐厚的薪金，而且有光明的前途。據說：紐約的模特兒最光明的出路，有兩條：一、進一步做明星（包括電影明星，戲劇明星，和廣播無綫電明星）一、或退一步做百萬富豪的太太。

當然，穿在模特兒身上的大衣，腳上的皮鞋，戴在胸前的珠寶，手上的鑽戒，以及敷在臉上的雪花膏，香粉，口紅，蔻丹，看起來似乎的確比常人漂亮一點，因此迺香烟公司也使模特兒叨着一支香烟，汽水公司也使模特兒端着一瓶「可口可樂」了。

依照商業上供求的關係，報紙上便經常地出現了徵求模特兒的廣告（廣告求廣告）。廣告上所用的辭語簡單，經濟，有力。而且充滿數字頗合科學意味，不信，隨手給你摘錄一條看看。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日紐約時報分類廣告欄：

徵求富有吸引力之模特兒，條件如下：

大小號碼　12號
身長　五呎七吋半　臀闊　三十五吋
胸闊（乳高）三十五吋　工作性質　試穿女裝服
腰圍　三十六吋　薪額　每週七十元

百老匯路一千四百號格拉第服裝公司啓。

（上接廿四頁）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應該注意的是：「自己不能是例外」，應當防止的是：「自己可能的錯誤」。看到別人的錯誤是容易的，克己復禮的工夫却不容易，尤其是在團體之間更不容易。我雖則願意相信美國政府在羅斯福的領導之下，可能不會在遠東擺出新帝國主人的面貌，但是這却是留着一個後來者走上這道路的後門。

把歷史上的人物過分的理想化，固然有它教育的作用，但是也可以使人忽視了造成歷史的其他因素。這一本書寫得輕鬆易讀，親切有味，是它的長處；忽略這些會議之外整個世界在戰爭裏轉變的客觀事實是它的短處。當然，我們不應當把著者並不想包括在這本書裏的內容來批評他。他本來祗想敍述這段歷史的故事，而且是一段在普通歷史上可能看不到的「內幕」性的外史。這樣說來，我們自然不必提出上述的缺點了。但是著作自己說：他寫這書的目的是針對着美國拋棄羅斯福和平路線的當前現實的。他要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國家的人民，從這本書中，親切的明瞭，羅斯福對這次戰爭是怎麼看法的，他對於世界和平的樹立是怎樣打算的。從這些瞭解裏，著者希望美國人民回到和平路線上去。這用心是極可以贊許的；我所以指出上述的缺點，是因為以這本書來說，也許還不夠指導美國人民明瞭和平的眞義。和平的眞義不在「打倒大英帝國」，而在防止一切帝國主義的出現，最應當防止的是最可能成為帝國的，——是美國自己。

戰爭結束之後二年的現在讀這本書，如果把邱吉爾這個名字代之以杜魯門，麥克阿瑟，甚至馬歇爾，會使讀者更具親切之感。這幾個名字在這本書裏都是可愛的，甚至赫爾利都是可愛的，兩年的時間能發生這樣大的變化，說明了一個眞理：情勢比人物更重要！

若要中選・五字加圈

（上接廿一頁）

省府昨天（十八）公告新任田糧處長一批，並令各繳保證金五千萬，保證不舞弊。此五千萬若說可防貪污，那未免有點笑話；因為白米五六十萬石，五千萬只百石，田糧處長舞弊一下至少萬石，便是七十萬萬，以五千萬博五十萬萬，自然還是便宜。但若把牠作為捐官的款子却很合理，五千萬存在主管人員的手中，三月一翻身，半年成四倍，一載一十六；就以一年調職（規定不過兩年）論，退你五千萬，但是已為我生了七萬五千萬的息。

這種捐班的例，已蔓延到大學校裏，成都華西大學因英美教會幫助短少，政府又無補助，今年度一百二十億預算無着落，除決定徵收學生每名四十萬學費共可得十億外，其他的就要另謀善法，經中西高級職員集議，決定做黃季陸在國立四川大學所開的先例，規定凡投考不中或求投考而想入校的，每名出資五百萬元，便准予入校，在校學生，每名能代募捐款二百萬元的，就免學費。

現實漆黑・憧憬美麗

在四川，雖然一片漆黑，也有時閃出一兩朵眩人眼睛的火花。這一點火花，是關於建設方面的：公路局要在五年內完成全川縣道；成渝路收歸國有，加緊進行；建設廳宣佈全川水力發電初步可建成一百萬瓩，全部初期計劃可達一千萬瓩；成都到灌縣的長途無軌電車同隆昌的硫酸錏廠也將建設……總而言之，一切都是好的。但是蓉渝各都市的電燈，那天起纔不分隔停電，成渝最大公路幹線上的汽車那年起纔不拋錨，那就只有天知道，或者只有我們的子而孫，孫而子知道了。

重要補正

編者

本刊上期所載楊邦彥先生所作「副主席的謎」一文，最後一句，于拚版時被手民遺漏，編者未能及時發覺，至為歉疚。最後一句原文應為：「因此無論是由于政府授意，或是出于個人自發，我們讀了孫科的談話，感于孫科的活躍，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麼一個關于副主席的莫名其妙的『謎』！」

我們現在雖將遺漏的最後幾句補刊如上，但是對于作者讀者，終是一種缺陷。我們對于這種重大的過失，實在不能自恕．除已向作者道歉外，再向讀者道歉。

書評

如是他見

費孝通

羅斯福總統參加歷次巨頭會議外史

As He Saw It——The Story of the World Conferences of F. D. R.

愛立厦脫‧羅斯福著

可能實際上將是聯合國散場的會議在紐約開幕的今天，我剛讀完羅斯福總統的公子所寫的那本回憶他追隨先父參加歷次巨頭會議的記錄，這是一本敘述這位民主巨人怎樣逐步爭取世界和平的故事。這故事的開端是一九三八年九月裏莫尼黑的歐洲巨頭會議所引起的危機——，羅斯福唯不在這向納粹低頭的會議裏。他和他的兒子說：「遲早歐洲是要決裂的了！」——「現在我們的問題可大了，從此多事矣。」這書的結論裏提到了邱吉爾的富爾頓演說。著者的按語是：「和平已經很快的在消失中了！」富爾頓演說是邱吉爾組織英美集團公開反蘇的第一聲。一九四六年一月莫斯科四外長會議，也可以說世界和平最後努力，結束後，反動潮浪開始抬頭，到這篇演說而登峯造極；從此，不再是和平，而是準備戰爭了。所以從時間上說，這書裏所敘述的故事正介乎兩個反動波浪的中間那一段落。和平的曇花！

這書所記的是著者親歷的見聞。羅斯福總統富於家庭的感情，如羅斯福夫人在這書的序裏所說的，「一有機會，他總想把可以拉來的孩子弄在身邊。」著者也屢次說：他父親的習慣是要有個親人在旁邊，有很多感想可以不受顧忌的表達；所以每次重要的巨頭會議，他總帶着他的兒子或是女兒。本書著者被帶的機會特多。他一共參加了大西洋、北非、開羅、德黑蘭、四次會議，更從他妹妹那裏聽到雅爾達會議的情形。這書就根據他所見所聞，尤其是私下他父親和他所說的感想、意見和希望所寫成，所以我稱這書是一本外史。

「這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書，可是重要的是想寫與我們瞭解和平。」——著者這樣開始下筆。當然，戰爭本身決不能成為目的，戰爭是手段，達到另一目的。和平如果是指「沒有戰爭」，則戰爭的結束，不論怎樣結束，必然是和平，和平也就成了不必追求的目的了。這裏所謂和平卻不然，並不是消極的「沒有戰爭」，而是積極的要創立一個不必要用武力來解決爭端的新秩序。這是羅斯福總統心目中的和平。

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參加這次戰爭的同盟國並不都是以此為目標的。他們所同的是「打倒希特勒」。但是為什麼要打倒他？打倒之後怎樣？卻並不太一致。著者對於邱吉爾似乎深具反感，在他看來，英國自始至終並不想建立新秩序，而是想恢復他們帝國的勢力。在歐洲，在亞洲，不論那一個角，這個不肯清算帝國的大臣，一心一意，寧可勝利遲一些，總是要恢復已失的帝國。

著者這種見解是否受到他私人對這位老頭的成見的影響，我不知道。但是從這書裏所記下的小事上看來，他們私人關係有一點蹩了扭也許是事實。第一次是在邱老家裏，他的體格比他老大，晚上把借給他的一套綢睡衣都撕壞了，這本是小事，可是著者卻津津樂道，念念不忘。另一次是在史達林的宴會上。會場在俄國式的狂飲之下，都已半醉；邱老面紅頸赤，失去了自制。那時史達林忽然舉起杯說道：「我建議預祝以最快可能的公道對付德國的戰犯——在刑場槍口前的公道。我喝這杯為了我們合力去把所有的戰犯，一定至少也有五萬人，捉住和解決他們。」邱老聽得不順耳，突然站起來：「這種態度完全和英國人所認識的公道相反。英國人永遠不會贊成這種大量的屠殺。」——這僵局經小羅斯福的排解，算沒有鬧出事來。誰知史達林轉過身來問小羅斯福的意見。他接口說：「三國的士兵們會解決這問題，我希望不但這五萬個戰犯會在戰場上解決掉，其他幾十萬的納粹都會這樣被解決」。

邱老暴跳如雷的雙指直指到小羅斯福的臉上：「你要破壞同盟國的關係麼？你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話？你敢於這樣說麼？」——從此，著者沒有忘懷過這缺乏禮貌的舉動，而依著者說，邱老也沒有忘記過他的「失言」，因為從此邱老沒有請他到家裏去過。

這些是小事，但是小事的影子卻到處發。現在這書的字裏行間。著者似乎有意把破壞和平的責任完全交卸給英國。而且屢次引用老羅斯福的話，美國的責任是要防止大英帝國的復活。十九世紀對付殖民地的手段是決不能在二十世紀繼續下去。這是極正確的。但是我們應當防止的不祇是大英帝國的復活，這其實倒不必太担心的，這次戰爭已把這帝國瓦解了，值得我們担心的是其他帝國隨之興起，最可能的是美國自己。

著者在這一點上並不自覺，他很坦明斥責美國反動勢力的抬頭，而且指出胡佛，范登堡之流出賣了和平。但是有一點使我覺到不太舒服的是著者太把他的父親理想化了。他似乎覺得如果羅斯福總統不死，美國決不會放棄和平的目標。著者忽略造成美國戰後反動的並不是因為歷史上的偶然事件，羅斯福的逝世，而是美國在戰時所培植，所姑息的大企業到戰後已膨脹，已成熟，使美國一步步走上創立新帝國的道路。羅斯福總統並不是不注意這勢力，我記得他曾要求國會提高直接稅而受到否決；他曾用了強硬的語詞批評一九四四年的預算：「那是為了貪婪的人打算，不是為了需要的人打算」。可是，他並沒有能力改變這日漸膨脹中的大企業利益，這些貪婪的人。在戰時，羅斯福為了要贏得這些人的協助，核准了企業利益保證的法案。一切從事於戰時生產的企業，可以依他總支出獲得一定比例的利益。這雖足以防止戰時的過分利得、但是卻在長期戰爭中喂肥了那些大企業。戰爭結束，這些貪婪的人，等待着時候，撲向白宮。羅斯福的逝世，祇減少了一些對付他們的阻力；很難使人相信，他足以擋回這巨浪的。如果羅斯福會在這逆浪到來時掙扎得住，他必然要在這逆浪到來前早就盡力消除它的勢力。這方面，我相信，他並沒有盡他可能盡的力。羅斯福在最後的兩年中，自己已經開始疏遠新政人物了。

我懷疑羅斯福心裏也有取大英帝國而代之的打算。我的懷疑是發生在他和中國當局的諒解中。著者一再說，在開羅，中國保證使日走上民主道路，在戰爭沒有結束前就容納中共參加政府；同時美國保證蘇聯不侵犯東北，英國軍艦在戰後不再駛入中國港口。著者還加一句話，那時祇有美國軍艦會見於中國港口。我們對於這個諒解始終認定是正確的，而在過去幾年中沒有實現這諒解是一件歷史上的憾事。我要在這裏提出來的：為什麼羅斯福不籠統的說一切外國軍艦不得自由駛入中國領海，而一定要指明英國的軍艦，而且更進而說美國軍艦卻可享受這權利呢？目前青島的等於割讓，是否係羅斯福當時心目中早已存下的願望呢？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圖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